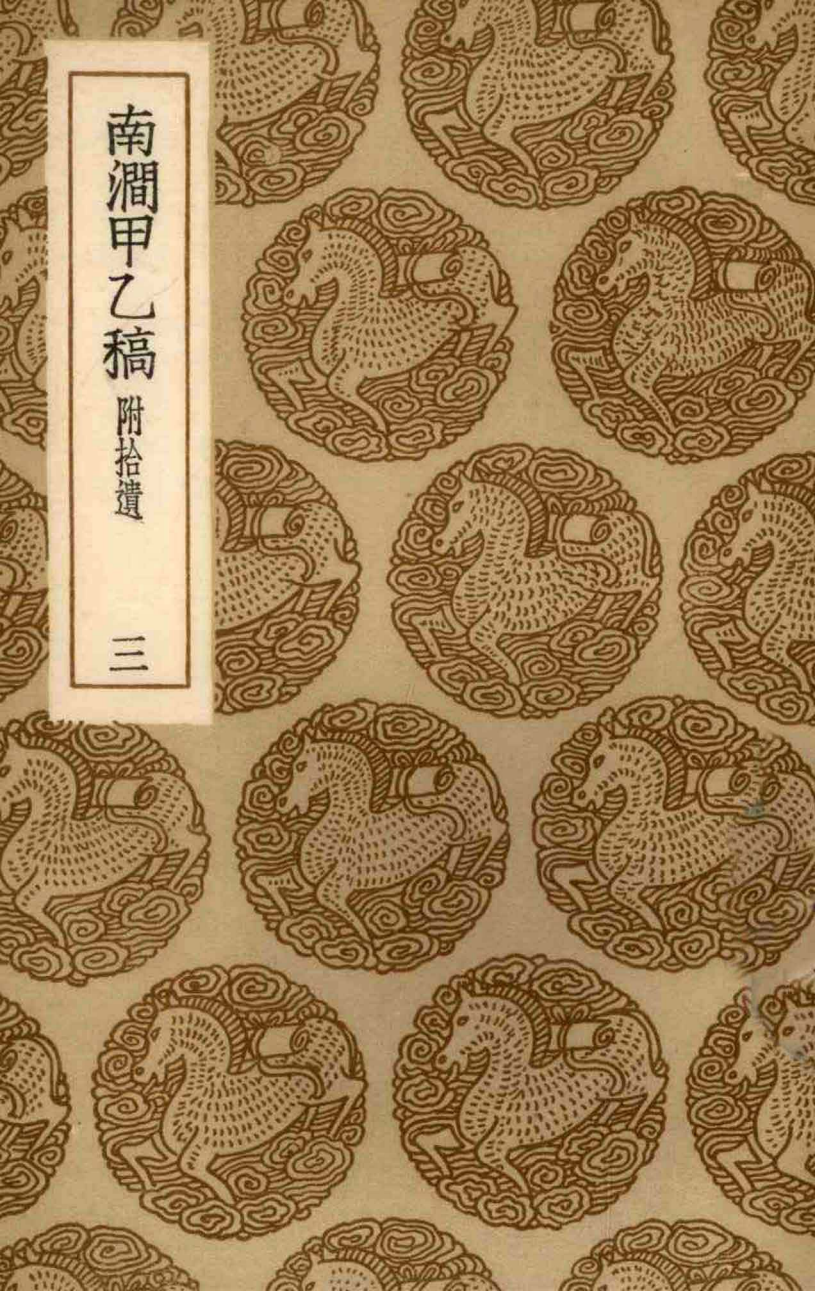


南澗甲乙稿

附拾遺

三







南 澗 甲 乙 稿

附 拾 遺

(三)

韓 元 吉 撰

南澗甲乙稿卷十

劄子

論銓試簾試劄子

檢准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敕。臣僚劄子。節文。銓試之弊。甚者身不至場屋。賂他人冒名入試。無以辨其真僞。而又門禁不密。有自外傳藁本而入者。欲望明詔有司。程文以經義詩賦時議爲去留。刑法以律義爲去留。其合格者參選日。召保識官二員。批書印紙。令吏部覆試。依太學簾試諸生法。三省同奉聖旨。依奏。緣當年銓試。在上件指揮之前。未曾舉行。今來銓試。在近合行申明。本部照對銓試出官人。已有節次。申嚴指揮。每二人取一人。不許用恩例免試。其考校去留。門禁不密。合係類試所施行。參選日。召保識官二員。已有現在條法外。覆試一節。緣本部係銓選注擬之地。日逐官員參選銓量引驗。事體不一。卽與太學專一教養士子官舍不同。難以簾試。欲移就別所引試。則參選人數先後不齊。使同再試。致施行未得。竊詳臣僚所請。止爲冒名入試之弊。其冒名就試。代筆傳義。自依貢舉條制。並許人告。同保并保官及官司書鋪知情者。各與同罪。同保人永不得應舉。及乾道四年。申明指揮。不得射保。引試日。試官于簾前引問。代筆人并令人代者。同保人降兩月名次定罪。本部今措置。欲增立罪賞。卽不須更用簾試虛文。乞

自今年銓試爲始。應就試先召保識官二員。委保正身。不是代名。別無違礙。至參選日。就用保官。更不再召引保。并入試日。並責書鋪識認狀。及同保互相保。委係是正身。特立賞格。許人告首。如有冒名入試之人。根勘得實。犯人與保官同保人。一例收坐。其同保人。仍依貢舉法。銓試不中人。與展兩次銓試。內試中人。降一年名次。書鋪重行斷罪。餘依現行條法。庶得不致冒犯。可以杜絕。伏乞朝廷特降指揮施行。

論和糴劄子

竊見近緣江西湖南旱傷。上供米斛。恐至不足。朝廷支降錢銀會子。就浙西江東淮南豐熟去處收糴。以充大農之儲。其銀并會子。並依街市現行價數紐計。仍以足計算爲省計。非不詳盡。而州郡不能措置。漕司失于拘催。或戶部所撥錢間有未到。仍不畫時申請。例成科敷。似聞平江將諸縣每石止支錢六百文。其餘州郡。有既支價錢。繼行追減數百文。以符合漕司納定之價者。每石有加耗三斗者。有依苗米例收取漕司出剩者。有尅錢四百文充水腳靡費者。此浙西之弊也。江東一石。始支四貫省。近卻止作二貫省。已支者亦皆追取。而建康人戶來訴。猶是一貫省科糴一石。又聞每貫更尅頭腳等錢。此江東之弊也。舒州之民。不憚千里。經省投狀。乞免和糴。滌和無爲等州。亦甚困擾。聞每石只支一貫五百省。此淮南之弊也。而皆妄稱係有指揮。嫁怨于公上。豈朝廷和糴之意哉。欲望數奏。特賜處分。其浙西諸郡。須管盡數支還價錢。已支者不得追減。並不得加量耗米。及尅留水腳靡費。若江東則已減二十萬石。所支錢銀。可令通融收糴二十萬石之數。亦不得輒收頭腳等錢。委朝士之在江淮者覈實。淮南米價。依數支給。尤須加

意蓋淮甸邊面二稅猶不盡起。豈宜橫有科斂如此。然亦恐三路價錢。或有未敷。起網之費。頗不能辦。卽乞降聖旨。更捐十萬緡以補之。儻有違戾。令御史臺察舉。其守令監司。悉行罷黜。以爲不恤民力。不知體國者之戒。夫江西湖南。旣已均被賑廩之恩。而浙右江淮。穀賤傷農。卻蒙均糴之惠。則和氣四達。今歲之豐。可不卜而知矣。天下幸甚。

論招集歸正民戶劄子

某竊見山東歸正民戶。昨來多已充軍。或效用。後因罷兵。漸至逃竄。歲月易久。畏罪不敢首身。官司亦不捕捉。往往散在沿淮等處。亦有依託親戚。往來軍中。或每家以一兩名繫籍軍伍。自餘丁壯。依舊夾界販賣。緣此甚難關防。近聞朝廷已下沿淮守臣措置。然其間曾充軍兵效用逃竄之人。更望指揮鎮江高郵建康諸軍。密行根刷。許令自首。先次免罪收管。其在軍者。各責罪賞。供具有無。人口居外營生。如悉有之。擇其壯健。亦令充軍兵效用。使喚庶得遞相保守。緩急可用。其不係逃竄。又無兄弟親戚。已在軍中。而不願充軍效用者。方許給田耕種。或別作名色。拘管存恤。始爲利便。某比緣本寺勘鞫。察其情實。又見其人材。校之江浙所招。大段不同。可惜虛棄。愚慮及此。冒昧以獻。敢乞鈞慈。特賜詳酌施行。

論差役劄子

照對某因比面對。偶及差役事。伏蒙聖問。卽嘗具奏。竊見祖宗役法。大抵詳盡。不必更改。今所患者。近年以來。官戶置田頗多。全不充役。致專役民戶而已。但令應追贈官不許立戶。更裁定限田頃畝。此弊便已。

漸革。尙有一節。須論寬鄉狹鄉。所謂寬鄉者。一鄉官戶田產少處也。狹鄉者。官戶田產多處也。假令一鄉之中。盡爲官戶。而限田。又不過數。則誰當著役。是必依舊坐困百姓。近年之弊。殊未去也。某以謂自經界以後。州縣逐鄉田畝。竝有定數。一鄉常以三分爲率。內二分是民戶。一分是官戶。則官戶于限田數外。始行差役。若逐鄉官戶田畝。稍過一分。則不復更問限田。直令與民戶通差。庶得均平。仍須嚴立罪賞。以防隱漏。此法可行於天下也。殊荷聖語開納。然某以初不預議。不敢復入文字。旣已奏陳。須至申稟。更望朝廷詳酌施行。

論諸軍冒賞劄子

伏見朝廷比脩軍政。汰揀冗籍。更易將帥。威令復振。惟是功賞一事。如出戰暴露。從衛守把之類。項目頗多。昨緣將帥非人。保明奏請之間。不無僞冒。或增減功效。或添入姓名。受賂不公。任情輕重。奸弊百端。時有陳告。近據殿前司白旗子隊譚進告論魯眞等。前軍使臣張儀告論洪盛等。馬軍司左軍蔡仲告論田俊等。蒙朝廷送大理寺究治。委是告論得實。雖已將冒賞人追奪元官資。并保明不實將佐。竝降官行遣外。竊慮諸軍尙有似此冒濫之人。若不措置許之自首。深恐日後告論稍多。有失行伍上下之分。欲望朝廷備坐行下三衙。并駐劄諸軍。大字出榜曉諭。逐軍寨門。如有似此功賞不實。已轉官資。或申奏未下之人。并元保明不實將佐。竝候指揮。到限一月日。許經逐軍。或所在官司。盡行陳告。竝與免罪改正。如出限不首。卻致因事發露。定將犯人并保明將佐。取旨重作施行。庶得不致引惹告訐。而軍無濫賞。有以激勸。

實立功效之人。

論歸正忠義人錢米田劄子

竊見沿淮諸處。近緣邊境旱蝗。歸正忠義之人。動數千計。若不優加存恤。無以昭示國家德澤。若欲家給人足。實恐州縣不能應付。而目今諸處所申。多是便欲依諸軍例。盡行支破請受。或欲借請糧之類。並不分別人數。開具名色。有司執法例。皆不敢批放。而歸正之人。待報日久。別無衣食。必至悔怨。理宜措置。欲望朝廷行下逐處。遇歸正忠義人到。且依常平法。大人小兒支破錢米。如賑濟之數。卻行取責數內情願充軍。應得等仗之人。卽與支破軍人請受。撥隸諸軍。或武藝高強。情愿充效用之人。卽與支破效用請受。撥隸效用。其不願充軍及不迭等仗。別無武藝之人。且與接續賑濟錢米。于淮南兩路。取撥閒田。或官莊田土。支借牛具種子。各令服業。候至來年收麥時候。始行罷給。庶得上不虛費大農之儲。下有以固結歸順嚮化之心。

論淮甸劄子

某竊見朝廷博詢籌策。欲以經理淮甸爲守禦之計。此最自治之先也。似聞諸將之議。有欲移廬州于舒州。和州于西關。光濠安豐于橫澗。而列城柵于淮上者。有謂移併州郡。未蒙永遠之利。先受目前之擾。姑以山寨扼險。屯兵聚糧。以備緩急者。雖侍從臺諫方議其事。下位小官。不當妄預。然苟有所見。幸今公道旣開。安可輒避芻蕘之賤。隱默不告。惟鈞慈略其進越之罪。而試詳焉。某以爲前之說旣不可行。而後之

說爲未盡。蓋前之說。徒知以地爲險者也。廬州地雖平坦。昔劉仁贍嘗守壽州矣。王師有不能下。卽今廬之壽州縣是也。廬州不移于壽春縣。而移于舒州。是退避之謀也。和州之有東西關。北控扼之地也。至于橫澗等處。雖有險阻。皆非可爲州郡之所。又況敵方遣使議和。兩淮流亡。次第歸業。一旦驟移數州于內地。人心豈不動搖。且諸將尙以京東河北招討爲名。而吾之措置若此。何以慰中原之望哉。此所謂不可行也。中原未得。則淮甸吾之藩籬也。淮甸不固。大江豈可備禦。今若寂然無所經畫。聽州郡之自爲。恃山寨水寨。以爲退保之策。且雖列柵置戍。不過二百人。騎不過三十匹。而無大兵以爲重鎮。緩急有警。則糜潰奔駭。猶前日矣。然則今日之策。當議重兵于淮上。而列柵置戍。以爲營田。州郡略其名。而務其實。則猶可哉。何謂重兵。紹興之初。一軍駐楚州。一軍駐和州。一軍駐廬州。角立相應。北人亦莫之敢犯。自和好之興。不許駐兵淮上。故移江左。令諸將象于宴安者二十年。惟知江左屯駐之便。未有肯過江而戍者。朝廷安可不爲之計哉。若徒以一二千人分屯淮上。而大軍止駐建康。鎮江。則淮甸未見其可保也。何謂置戍以爲營田。夫營田之不可爲者。諸將不欲耳。若使諸將于營田。每擇人遣之。如耕其私田。則營田之效久矣。軍興以來。一二大將。置莊于淮甸。動至數萬石。所耕皆荒田。所用皆軍人也。而國家獨不可哉。今若募人雜軍士以爲營田。而擇軍中所汰。使臣可委者領之。卽其地以爲堡柵。籍其丁以爲弓箭手。命所掌使臣以爲知城寨官。則淮南之地。不日可盡耕也。何謂州郡略其名。蓋淮南州郡。有不若江左一縣者多矣。人民未集。財賦未充。命一太守。則必有供給之奉。公帑之須。招兵置吏之穴。所費多矣。且又難得資。

序相當之人。豈若姑以倚郭知縣兼軍使而守之。而併省其外縣。擇京官選人可用者。不次而用。則名廢而實舉矣。凡此三說。某所臆斷。恐無以裨廟謨之萬一。恭惟鈞造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十月末乞備禦白劄子

一敵已深入淮甸。今日所當防江。未聞朝廷火急措置。如鎮江、建康、采石、池口諸處。人兵各有多少。如何分布。宜遣使不住宣諭。激勵將士。仍乞指揮沿江守臣。速行團結民兵于無官兵處。聲勢相望。各守江岸。以護鄉井爲意。但得人心齊一。只能奮擊礮石。踏弩放箭。便可守禦。蓋敵人恃衆渡江。不比華人須擇岸口。定是多縛排筏。一時散渡。若止控守渡口。致其別處登岸。不在官兵地方。使至失事。

一敵若未敢渡江。只據淮甸。得州守州。得縣守縣。則江左豈能得奠枕。今不知揚州和州。尙有大軍多少。并戍馬軍直來甚處會合。樞密行府如何措置。傳聞敵已乏糧。糞馬而食。宜密降處分諸將。此事更須精加察探。恐其排筏木未備。聲此誤我。若果會斷其糧道。漸至飢乏。乞上手書戒敕諸將。皆以國事爲念。同心勦力。出奇奮擊。但痛敗得一二陣。使彼遁去。然後可保無虞。只使退軍保江。敵已宿兵運糧。則山寨水寨之人。何所歸附。將來淮甸如何攻取。揚州不保。通泰遂失。海道直與常熟。江陰相對矣。沿江綱運如何運行。豈得但以保江爲言。此事切須奏知。審問諸將方略。

一自淮上交鋒。今已一月。敵人迫江。又已旬餘。陰雨沍寒。前有大敵。將士勞苦。而朝廷未住常程。雖欲外示閒暇。然不急之務。皆未省去。無以鼓動軍心。儻車駕未順動。宜遣王人徧行撫問。如特支犒設之類。有

不可緩者。并歲幣之費亦宜且降指揮。依數椿管。欲專充激賞使用。以慰累年積忿冒矢之心。

一敵已垂軍深入。不顧其後。但乞敕諸將之未渡江者。若果已斷其糧道。彼衆飢乏。則可會合一戰。此貴捷速。蓋慮其濟師運糧。則我軍卻當腹背受敵矣。如其不然。彼衆我寡。但能堅壁清野。時出奇兵。略其糧道。擾其營壘。彼若不歸。延日持久。彼國當自有變。蓋中原人心已離。所簽軍士。涉數千里之遠。豈不思歸。特畏其法令嚴酷。而我之勝形未見。故未敢動爾。其沿江諸將。并監司帥臣總領等。合令日下具平安狀申。以察事機。

一昨來降詔親征。正欲激勵將士。今敵已渡淮。卽亦宜徑臨江上。然沿路排辦。祇備多日。恐難但已。卻致將士及四方疑惑。謂宜暫駐平江。以相事勢。今幸劉帥大捷。宜令諸將之已渡江者。疾速濟師。以爲犄角。直須驅逐過淮。方得今冬無慮。其劉帥軍。合先犒賞。

一廣德軍一路。自溧水直抵餘杭。敵人往年嘗由此入。合有兵馬控禦。乞選將星夜沿路擇要害措置。亦集民兵團結。仍多置斥堠。如夾岡路。吳江長橋。亦宜密加屯守。以備不虞。此下策也。不得不慮。而平江沿海對淮。亦宜復置一官。抽集水軍。以爲警邏。

一自親征詔下。有進發日子。及敵已逼眞州。行朝居民。類多遷徙。四方士大夫之待選者。往往亦歸。竊恐傳播有過其實。乞令進奏院。日下報狀。竝入斥堠。庶使四方排日皆知朝廷動靜。以消境內之虞。如荆襄四川。報狀尤要疾速。此事雖小。所係甚大。其斥堠鋪。宜添差使臣。不住往來驅催。如有警急。許巡鋪使臣

徑具飛申。務要知遠近事宜。而朝廷機速房。更乞嚴加約束。無至洩漏。近日劉帥有密奏。人能誦之。前者詔檄未頒。已傳于外。豈不決體傷事。

一比見樞密行府已招效用。則行在亦宜招集。蓋輦轂之下。無賴游手至多。富家大姓。一旦遷移。不肯放債借錢。此輩無所得食。便至失所。昨來京師。蓋嘗鼓舞橫議。或于斜街暗巷。恣行剽奪。致居民不安。豈若朝廷損少錢米聚而養之。俾一二將校。團結收管。雖未必皆中用。且得不至生事。候平定日。卻行放散。所費顯屬不多。

一將來車駕進發。亦乞三兩日一降指揮。存問臨安居民。如放房錢支賑濟米之類。俾人日知巡幸所在。如有捷報。依次關留司出榜。仍乞臨安府分差使臣。責以軍法。認定地方。夜巡覺察賊盜。并奸細放火驚動之擾。

一近因人家遷徙。傳聞嚴州界上并長河堰下。已會刦了舟船。陸路亦有剽奪惡少。乞降指揮。側近州縣督責巡尉。不住躬親于道路巡警。若有此類。竝行軍法。其巡尉失覺察。亦以軍法從事。庶得警肅。

上執政論千秋澗起夫劄子

某照對今月二十九日。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以和州開千秋澗。依白劄子內事理。江東轉運司于建康府太平州。火急應副人夫。開掘河道。插壩等用。元約係二十萬工。江東與淮西轉運司分認各十萬工。每日差夫二千人。每路各合日差千人。又奉聖旨。令逐旋興工措置。不得張皇。除已下建康府太平

州并會問和州興工次第外訪聞千秋澗有古溝遂開修若成足以保聚糧食外固大江實爲要地惟是有逐旋興工不得張皇一節恐負使令不敢隱默更合取自指揮竊詳白劄子所獻利便正爲自澧湖水際開挑千秋澗至石塘下接黃水蕩乃更斷歲豐橋卽有重水爲阻又云乘此湖塘無水興工入役卽是現今秋冬之際湖塘已自無水就使火急興工以爲防秋之計開掘得成無水爲阻未必可恃況收刈是時遽起夫役每州日五百人十日一替亦須一百日方得湊成十萬工數每番差官沿路部押地頭董役往來宿食沿江便應騷動深慮無緣不至張皇欲望鈞慈更賜詳酌敷奏若止欲逐旋興工謂宜就委本州和雇人夫日役千人減省工料漸次開掘依舊總領所應副錢米不至更起兩路人夫張皇事勢如蒙灼見所陳湖塘已是水涸開掘得成其利亦在來年春夏始可瀦水捍禦卽乞更待冬深收成之後農夫少隙次第興工公私爲使伏見太宗朝何承矩在滄州建議開塘泊係以水田爲名而命承矩爲沿邊屯田使故塘成而敵始覺今若避張皇之患卽望朝廷將上件事理密付守臣監司知悉而委官逐一相度措置別降指揮只以開通漕運爲名庶得穩當某人微位下特以職事所及僭越申稟或芻蕘之議萬一可採豈勝厚幸干冒威嚴某下情惶懼之至

與執政論千秋澗事宜劄子

某竊以初冬戒序恭想某官光輔聖神天人攸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比者被命與撫諭同司淮西水利愚懵不肖猥荷使令敢不罄竭雖諸司定議事已具聞而其間瑣細有不能盡者無由面稟竊計鈞慈亦欲

詳見故列之別紙。以俟採擇。此區區芻蕘之志。而況于叨奉旨意乎。某數日走和州境內。究觀淮西地利。得其大略。蓋昭關以北。大路駢來。所謂關者。有其名爾。關傍之路。實自若也。稍依丘陵。聚重兵爲營寨。以與敵拒。使彼不敢越而南。策之上也。此地不能遏。直抵千秋澗。則吾之氣亦奪矣。而千秋澗者。豈不可攻之地哉。特愈于無爾。若以都統制劉源之說。欲姑以千秋澗內爲家。計寨而力戰于前。則庶幾焉。其地接澧湖者。猶險。下數里則無險矣。但當以水爲阻也。水至窮冬。未知深淺如何。又所險者。非閩蜀高山峻嶺之比。坡陀岡阜。淮南之險。不過如此爾。而城築之崇。僅能如往歲瓜洲之壘。須厚爲兵屯。然後可固也。然和州現與者三役。未與者一役。千秋澗一也。姥下河二也。章游溝三也。日役數千人。惟千秋澗成。粗可控扼。姥下河所開沙夾。欲使居民保聚其上。彼已破州城。而至江岸。豈限一河而不能寨。然舟行可以不由采石山下。此前日太平守紛紛謂其恐奪采石之說者也。或謂江流北岸可急。而南岸迂緩。亦在商賈自擇之耳。章游溝者。可灌漑以爲民田。非可以保江也。此外未與之役。號清溪澗。其工浩大。不宜遽舉。就使得成。我萬有一失。彼得自巢湖口引舟而來。麻澧二湖水寨便破。徑薄城下矣。雖有千秋戌。何所用之。此事皆以告胡昉。當亦自止。然昉之意。實有可嘉。士大夫選愞而不肯任事已久。而昉能慨然奮勵。又其賦役均平。年豐穀米狼戾。民戶雖勞。莫不服從。間有過節。在朝廷酌而任之也。某仰恃愛眷。敢私布之。幸賜容察。向寒。更乞上體注倚。珍護寢夔。倚俟端拜。下情不勝馳頌。

上樞府劄子

某竊見朝廷自夏秋以來。以敵人意欲敗盟。戒嚴邊備。選任將帥。簡練軍實。爲計甚悉。惟是旬日傳聞。聲勢頗熾。道路洶洶。皆以未知所向爲憂。雖廟謀深祕。非中外所得聞。然人心不安。緩急何以應敵。質之輿論。謂宜卽有詔書。明示遠近。俾軍民士大夫曉然預知國事。然後同心協慮。共濟事機。所繫甚大。而或者以爲朝廷不欲先露失和之旨。若使降詔。遂有形迹。但當隱忍持重。厲兵秣馬。以俟其至。此固善也。奈人心不安何。然前日旣遣訖使。固欲和爾。彼乃不受吾使。再定期日。指索大臣。繼而止要泛使。吾皆拒而不遣。是形迹已成矣。况又受其流亡之民。納其降附之地。不可以爲無迹。而獨于詔書惜之。何哉。若必待侵犯吾圉。然後降詔。是時事屬倉猝。淮甸之人。必至奔擾。江浙之衆。當亦動搖。而四方萬里之遠。安能一日而諭。及今爲之。始可以安人心。而作士氣也。語有之。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日詔書。但當極言屈己和戎。所以惠安海內。而彼旣敗盟。則有不得已而後應之意。萬一不至用兵。夫復何害。異時六飛果遂順動。始別爲誓師一詔。以決大計。作兩節施行。似不相妨。若或遷延。致其傳檄境上。事出倒置。浮言胥動。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矣。某人微位下。仰侍門下一日之眷。用私布于左右。如蒙采取。願止以鈞意白而行之。天下幸甚。

上周侍御劄子

某伏觀正月二十五日聖旨。以福建六州地震。令本路帥臣監司。條具民間利病。措置寬恤事件。疾速聞奏。有以見主上勤恤民隱。祇畏天戒。欲海嶠之民安于田里。德至渥也。如聞本路僅以瑣尾數事。應詔會

未副聖主焦勞之意。某嘗仕于閩。見其民之貧者。莫甚于上四州。其爲害者。莫若二事。一曰鈔鹽錢。二曰上供銀。是二者。無歲不有訴訟。省部陰知其說。監司明覩其患。以經費所在。爲不可去。曾不知其弊。亦有可去者焉。請試陳之。所謂鈔鹽錢者。景祐元年。纔十萬貫也。元豐二年。始增六萬貫。然三分之二。則容人入納于權貨務。而興販者也。一分則漕司般賣。以充上四州歲計者也。自紹興三年。住罷客鈔。漕司認錢十五萬貫。欲專其利。則州縣向來一分歲計。自合從本司抱認。不可暗增一分于鈔鹽之內。而使州縣別添歲計也。既不逐綱取撥。又不論奏豁除。乃接續增添。至三十萬貫。州縣大困輸納。後因提刑吳遠申請。僅減八萬貫。今猶二十二萬貫也。四州之地。從橫千里。運鹽之數無窮。而食鹽之家有限。上司期會。急于星火。州縣不得已。往往隨產錢科于平民。下戶科于耆保。議者徒知賣鹽違法。不知勢當如此也。所謂上供銀者。祖宗以來。福建有歲額錢二十萬貫。熙寧二年。始令買銀。時價低小。一貫止得一兩。故爲銀二十萬兩。其後銀價雖增。而銀額不減。蔡京修崇寧上供格。遂定爲福建路上供銀。建炎初。宣諭朱廙嘗指言之。州縣猶有餘錢。陪貼收買。以及二十萬兩之數。近年科名日增。銀價日倍。州縣不復有餘矣。故下四州之銀。取于僧寺。上四州之銀。取于民戶。其取于僧寺者。不過削其徒之食。猶未甚害。取于民戶者。則以鹽折之。而僅償其半價。拘催督迫。銖兩畢輸。器物釵珥。雜然竝陳。受納之際。惻然可哀。議者徒知買銀違法。不知勢亦當如此也。紹興三十年。轉運副使王時升。始見鈔鹽之弊。乃獻本司錢三十萬緡。以補州縣三十五年以後積欠鈔鹽錢。近者轉運判官王淪。陳彌作等。始見上供銀之弊。又獻本司錢二十七萬餘緡。

以代上四州今歲上供銀。使不得科斂。爲監司者。用心亦可嘉矣。然止是暫寬州縣目前之急。不能爲一路永遠之利。今欲爲一路永遠之利者。莫若以鈔鹽錢。俾漕司歲認其半。其餘責之州縣。則于朝廷經費。初無所損。而州縣實受其賜也。或謂若使漕司歲認。恐不能辦。曾不知福建漕司。自罷鈔鹽。而運綱所得。增鹽之利甚多。又有米麥他色科名之入。前者興造不絕。妄用百出。衆所共知。時升輩自三十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實及三年。所獻通計五十七萬餘緡。是每歲可餘十九萬緡矣。鈔鹽三之一。不過七萬三千緡。上供銀之半。不過十二萬緡。正可了辦。如漕司果不肯認。則乞委之他司。或專命一官。俾稽考覈實本路財賦出入之數。不務收其羨餘。惟在必行去此二弊。然後稍減州縣鹽綱。令逐綱取撥鈔鹽錢。以時出賣。不得科賣于民。今州縣上供銀。以常年所給之半。并今年漕司所認之半。足可盡還其價。而不得科買于民。宿弊頓除。財用亦足。易咨怨爲歡謠。革厚斂爲寬政。和氣洋溢。豈不消變異于遠方哉。恭以侍御嘗持節于彼。則一路之費。所宜動心。可以言而無疑。而某言之。則似有嫌。是以不若告諸左右。伏惟幸察。

措置武臣關陞劄子

臣竊以文武兩遷。皆有關陞之法。文臣則皆用考第舉主。自初官而陞令錄。自知縣而陞通判。自通判而陞知州。其法甚嚴。武臣則惟有關陞親民一節。其法頗異。故武舉軍班武藝特奏名出身人。止用兩任四年。餘人皆用兩任六年。雖有考第之差。而無舉主之限。惟進納人用七考。有監司知州通判三員奏舉。始

務任數皆得關陞。固異于祖宗之法矣。臣聞祖宗最重武臣。親民資序必歷親民。始得擢用。與文臣改官親民事體略等。况今聖神臨御。外則用爲提刑郡守。內則增置閣門舍人。同于觀閣。小則通注知縣。尉。俾歷民事。則武臣關陞之法。亦宜稍同文臣。以明陞下文武竝用之意也。淳熙初。臣僚有請。武臣亦用舉主四人。內監司一人。方許關陞。又有親民關陞正副將。而正副將關陞小郡州鈐轄。路分副都監之目。其格太繁。故不可行。臣前歲十月。亦嘗論此。是時特蒙陛下開納。後來未見別有施行。臣愚以謂政貴簡嚴而易舉。法貴輕重之適宜。夫欲使武臣盡如文臣。必用奏舉。逐任關改。則舉主誠不易得。莫若止循舊法。而附益之。使武舉軍班武藝特奏名出身人。用兩任四考。而不用舉主。自餘皆須六考。內有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一任二考。職事并官屬。合立定色目。舉主二人。內監司一人。文臣關陞通判。亦用舉主二人。內監司一人。方許關陞親民。內有戰功者。免用舉主。雖如宗室已有釐務窠闕。歸正歸朝之人。亦有釐務期限。一等行之。似亦未害。惟進納之官。則仍舊法。蓋武臣轉至武翼郎以上。入仕三十年。兩遇大禮。既關陞者。使許奏薦。恩例匪薄。而舉主所以保任其終身。監司所以廉察其能否。若州縣諸司官屬差遣。皆有職掌。可試以事。異時人材更練。必有副陛下之用。益可觀矣。事若甚微。法意有在。惟聖旨念焉。取進止。

看詳文武格法劄子係趙思申請同留正看詳。

臣等准尙書省劄子。備坐臣僚劄子奏。臣竊惟文武竝用。長久之術。古者卿士之官。而命以統六師之職。元帥之謀。而取其敦詩書之義。近日朝廷用人。蓋得諸此。然而州郡之間。人才之用。容有未盡。用人

而有未盡者。以拘于法也。爲文臣者。以治文事。職事有不舉。才力有不稱。爲州郡者。不得而變更之。爲武臣者。間有才之可任。有智之可使。爲州郡者。亦不得選而用之。以故職務曠廢。因循沿襲。官費廩粟。民受其蠹。難以頓革。臣以謂銓曹注擬。按資格而授之。其人之才否。初莫之察也。及其試吏于州郡之日。其人之爲貪爲昏爲明。爲郡守者。皆得而知之。知之而不敢輕于變易者。以法之拘也。爲今之計。凡州郡之間。惟典刑獄任分教之官。不可用武臣。自餘職幕令佐而下。或有不稱厥職。許從守郡之臣。隨才而器使之。不拘以文武格法。若然。則人稱其官。官無廢事。文武並用。有得于此。取進止。

八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韓元吉留正。同共看詳。措置聞奏者。臣等看詳上件臣僚劄子。止謂州郡之間。文臣有職事不舉。武臣有才智可取者。欲許州郡通融任使。其用意雖若可採。其爲說則非也。緣州郡一時任使官屬。非有著令拘于文武者。自可通選。其職幕令佐都監巡檢等。自吏部注授。各有文武資格本法。今若遇有不職。一切不拘本法。直使守臣隨才改易。號稱器使。則是吏部格法可廢。而權悉歸于州郡矣。使守臣果賢而無私。則所改易猶云可用。亦不可常行。其或不賢。而率任私意。則所惡者下移。指爲不職。所喜者上遷。指爲有才。愈見紊亂。怨讟並興。有唐藩鎮擅用吏之風。未見其可也。仰惟國家銓選之法。循資任格。雖總于吏部。而又設按舉對移之法。于外許監司郡守。得以詳察。以故用吏之權歸于上。而察吏之法行于下。祖宗之制。至盡且公。不可易也。在法。州縣官有許察其能否難易。而隨宜對換者。有許其對移。而不得移充某官某職者。有許其體量老懦。而便令致仕者。有雖許對換。而放令離任不妨。

後人者。有遇其不職。未差替人。許其奏舉。以填現闕者。有遇闕無官可權。許其選差。罷任待闕官者。著令甚明。其責皆在監司。而不專在郡守。惟司理司法。則郡守得專對換。選人中老病昏懦。則守倅得專體量。今如臣僚劄子所請。則不問許與不許。對換可與不可。填闕亦不申聞監司。而州郡皆欲自專而行。前項條法。悉無用矣。文武交互。猶其末也。臣等竊謂若陛下但欲稍以民事試之。武臣則臣等近因看詳官制。已嘗申陳祖宗舊制。沿邊知縣。曾用武臣通差。與沿邊縣尉一等。今檢照在部武臣尉闕。已有百處。而武臣知縣。止有五處。蓋沿邊地分與舊不同。未曾增改。無緣可以差注。臣等不能遙度。乞自朝廷行下諸路帥臣監司。同共保明。沿邊地分及湖廣屢經盜賊縣道。可通差武臣窠闕。開具申奏。候到俾吏部措置。依法注授。大使臣注知縣。小使臣注縣令。則爲經久之制。然武臣可任此者。亦須通曉文法。諳練民事之人。吏部每以舉狀定功分。緣武臣舉狀。止是一例。舉充陞陟。而以考地理爲親民資序。合稍分別。令應文武官。歲舉武臣陞陟者。于內舉二人。堪充陞陟親民任使。現今文狀舉狀。係有舉充改官親民任使員數。方授知縣。有親民舉狀兩紙。考第及格。到部之人。方得授知縣縣令。兼伏見諸路帥臣監司屬官內。有準備差使一職。文臣任之。則爲屬官。武臣任之。則與指使使臣一同。其逐司自有指使名闕。事體未均。欲乞將諸路帥臣監司下武臣準備差使。竝改作準備差遣。自今悉從堂除。與武臣例爲屬官。以選用武臣之才。者。自餘州縣監當通注武臣。係有常法。州郡一時委使。通用武臣。係有舊制。不在朝廷更變條令。復降指揮。庶得允當。伏乞睿慈。特賜詳酌施行。

辭權中書舍人劄子

某伏准尙書省劄子。今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時暫兼權中書舍人。掌行命令。雖暫兼權。自來係差有出身官。重念某門蔭入仕。文詞淺拙。冒昧攝承。恐涉清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行差官。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又二月再辭劄子

某伏准尙書省劄子。今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某依舊兼權中書舍人者。重念某昨蒙指揮。緣林機差充。接送伴時。暫兼權上件職事。今來係正有窠闕。而某以無出身人。尙茲攝承。恐貽衆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行選差。以安愚分。不勝厚幸。

薦郭見義蔡迨劄子

臣仰惟陛下躬文明之治。旁求儒雅。以闡帝王之制。尤以軫念故家人物爲先。如臣愚鈍不肖。叨蒙睿眷。每加殊獎。竊思報國。但有薦賢。臣伏見朝奉郎權發遣光化軍郭見義。故宣徽使郭遠之後。力學能文。才藻宏拔。雖以進士登科。而恬退不務進取。甘心遠官。時無知者。又伏見從政郎蔡迨。名臣文忠蔡齊之後。學有家法。筆力雅健。得制作之體。久困州縣。無因自達。二人者皆中原舊族。忠信修飭。綽有典型。恐可副聖神蒐延之意。資承明著述之選。不如所舉。臣甘被罪。惟是進越。冒瀆天聽。臣無任恐懼之至。取進止。

自辨劄子

臣愚戇拙直。久荷聖知。初無尺寸之勞。仰圖報稱。委付一州。僅及期月。自速曠戾。祇荷寬典。不當有言。重冒宸聽。但念臣蒙提刑司所按四事。買羅專輒止。以去歲退剝者多。官吏坐罪。今年欲湊足綱運。以趁省限。故令遠限不納。及所納不中者。折納原價。數實不多。而坊場錢僅四千緡。及漕司賀璞蘭溪酒坊所欠。境內盜賊未獲。尙有限日。至于陳桂聚衆毆打稅官。臣以情重法輕。故嘗奏請。惟是臣遇事率略。有失自顧者。提刑韓俱曾以劄子通與守倅。催督官錢。蓋亦公移之比。而簽廳官循例一面回文。臣以鹵莽偶忘報應。今始聞韓俱謂臣有輕忽武臣之意。臣材力驚下。自蒙陛下拔擢。屢與武臣同事。被命出疆。及叨館伴。看詳官制等。每務和同。何嘗稍有輕忽之疑。緣俱與臣素未相識。亦臣之疎。悔愧何及。臣深恐職事相干。別致悔吝。故不避銖鉞。欲望聖慈。許臣閒退。而臣區區肝膽。敢具奏知。仰乞天地父母之仁。特賜睿照。臣則萬幸。薦瀆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乞宮觀劄子

伏念某昨自銓曹。誤蒙聖恩。再畀近郡。方俟改歲。卽丐退閒。緣某政事之謬。不足化服豪強。遂形飛謗。行誼之疎。無以孚信士類。至謂鮮廉。曲荷保全。何敢自辨。惟乞賜陶鑄一宮觀差遣。不勝幸甚。干冒威嚴。某下情無任愧懼之至。

建寧府乞宮觀劄子

臣輒瀝愚悃。仰干天聽。伏念臣賦才短拙。稟性疎直。蒙陛下特達之知。擢真從班。旣乏絲毫之補。祇荷厚

恩二年之間。叨守兩郡。自竅易建。曲示保全。天地父母之施益隆。臣罄竭駑鈍。未知報塞。緣臣憂患之餘。目力頓昏。素苦怔忡之疾。心力不逮。潛藩重地。非所久安。幸今郡境年穀豐登。奸盜警戢。汰軍散吏。俸給以時。上供錢物。不曾虧滯。非有規避之私。欲望聖慈。矜憐病瘁。除在外宮觀一次。俾臣少就閒秩。休養筋骸。庶幾他日。尚可復被使令之末。臣不勝萬幸。冒瀆宸嚴。臣無任恐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婺州乞宮觀劄子

臣輒瀝血誠。不避鈇鉞。干冒淵聽。臣守藩無善。近貽監司按察。分當汰斥。聖恩寬大。第從鑄等。天地父母之仁。雖臣粉骨碎身。未知圖報之所。竊惟臣之事君。如子事父。犯而無隱。要在盡情。臣之肝膽。若不披露于陛下之前。臣則有隱情之罪。伏念臣迂拙。因荷陛下拔擢。實之侍從。昨奉清光。每蒙異眷。試以輔郡。適遭旱暵之餘。公私空匱。飢民滿野。臣不敢辭難。以孤任使。罄竭駑鈍。左枝右梧。幸及豐登。無所規避。方欲祈就閒散。少息疲懦之軀。才疎政拙。遽被刺舉。事之曲折。何敢自辨。固當仰體陛下重易守臣之意。黽勉効職。但臣多病蚤衰。心志凋耗。連年哭女。目力頓昏。自難久居煩劇之郡。况臣賦性疎直。動乏周慮。若不引避。誠恐職事之間。有重悔吝。在臣孤跡。委實難安。伏望聖慈。察臣素無他腸。憐臣非有避事。特降睿旨。畀臣一在外宮觀差遣。稍延歲月。未填溝壑。皆所以事陛下之日也。上瀆宸聽。臣無任隕越戰懼之至。取進止。

代留守司起居劄子壬午

臣伏審車駕進發巡幸已抵建康者竊以強敵渝盟自貽隕命天師戡難所向奏功尙勤變輅之時巡甫屆陪都而肆覲凡在觀聽孰不歡呼恭惟皇帝陛下體勝殘去殺之仁修安民和衆之武事之皮幣初豈吝而不爲鍛乃戈矛非得已而後用天之所助鬼得而誅旌旛方動于江淮號令已宣于河洛惟時機會繫國安危冀觀餘孽之豆分少俟中原之響應庶出萬全之策以恢億世之基旣疆圉之肅清將與圖之盡復臣久叨眷遇粗有樸忠屬暫司管鑰之留不能執霸約而從跂望行闕臣無任拳拳激切之至

南澗甲乙稿卷十一

進故事

壬辰五月進故事。權尙書吏部侍郎時。朝士大夫因言張說多去國者。

國史薛居正傳。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爲君者。鮮克正己。爲臣者多無遠識。蓋君臣之道。不得其所。吾愛唐太宗受人諫疏。直抵其非而不恥。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爲之。使人無異詞也。又呂蒙正傳。太宗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爾。故事必無隱。而言皆從之。今旣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雖言未必中度。朕亦當共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納諫。而後世稱納諫之盛者。無如唐文皇。其臣王珪。魏徵之徒。號善諫諍。至于無言不從。無事不聽。可謂至美。惟太祖皇帝聖見高遠。不以文皇納諫爲難。而以自不爲之。使人無可諫爲善。大哉言乎。前世帝王所不逮也。昔書成湯。猶曰。改過不吝。是不能無過也。若吾太祖。將無事之矣。本紀又載。太祖一日罷朝不樂。內侍有問者。上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來前殿乘快處分一事。有失。史臣必書。所以不樂也。蓋太祖皇帝常以乘快處分。爲悔爲戒。兢兢業業。罔敢怠忽。宜其周旋卻顧。當時無可諫之事矣。臣又聞之事君之義。有犯無隱。所謂犯者。不過觸危嚴。冒忌諱。其用心則忠至矣。夫有隱則

見利而不陳。遇害而不指。挾奸導諛。務爲身謀。人臣之罪。莫越是也。惟太宗皇帝。望見高遠。于二三大臣。旣欲其情之無間。且欲其事之無隱。猶曰。不以居尊自恃。而使人不敢言也。大哉言乎。亦前世帝王所不逮也。書所謂啓乃心。沃朕心。爾無面從。退有後言。實是道也。故太宗又謂宋琪曰。朕周旋款曲。商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絕其私請。無得有所顧避也。蓋太宗皇帝。每慮羣臣不由直道。而交通私請。戒之使無所顧避。固當靡不盡其情矣。仰惟皇帝陛下。至仁大度。同符太祖。謀猷施設。罔不諷于故實。而憲于謨訓。臣願陛下兼聽廣覽。以太祖之訓。益隆聖德。好問察言。以太宗之訓。深勵羣臣。夫使會朝清明。而常無可諫之事。人臣皆知直道事君。而舉無不盡之情。則治效何患不成。中原何患不復哉。此臣區區日夜以冀也。

八月進故事

唐書魏徵傳。徵見太宗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臯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以嬰禍誅。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

臣聞唐初諸臣。徵爲善諫者也。徵之此言。第欲激昂太宗。必躋于無過之地而已。至于忠良別。講之猶或未盡也。徵之意。以輔佐爲良。諫諍爲忠。爾然孔子之語。忠以孝事君者也。故揚雄亦言合稷契謂之忠。今觀典謨之書。則稷契臯陶。何嘗不獻言于堯舜之世。惟其言之而可行。諫之而悉用。君臣之際。泯然其無迹。然天下臻于極治。非必激訐矯抗。以犯雷電之威。觸鈇鉞之怒。然後以爲忠也。自徵爲是說。後世遂以

良臣或不事于諫諍。忠臣殆將殺身以成名。不可不辨也。臣則以爲正直謂之良。不欺謂之忠。皆人臣所當爲之事。有不分爾。當可諫而諫。不害其爲良。當可從而從。不害其爲忠。是未可以一偏議也。然徵之事。太宗反復于君子小人之際。最爲詳盡。且謂太宗輕褻小人。禮重君子。夫輕小人而重君子。顧不美哉。繼之則曰。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疎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皆人情之所難言者。其爲忠亦至矣。特于忠良之別。雖有激而云。反有所未盡。故臣表出之。以俟上聖之擇焉。

九月進故事

唐書李絳傳。絳見浴室殿。帝曰。比諫官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營惑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土。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願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常恐不致。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臣竊以謂絳之言。何其盡哉。當憲宗之初。豈有失德。諫官論奏不實者。果何事。意其必有過甚之語。難行之議。以帝之聰明。自亦謂之謗訕。則非不可黜也。絳直以進言之難。十事去其五六。爲帝激切言之。將以開天下敢言之路。懼或黜之。則正直之士畏罪。不敢言耳。然帝雖欲黜之。而以問絳。是亦意有所未安。不

果于黜也。絳能開主意。至憲宗翻然起悟。知諫之爲益。而不罪其過。後世且不知諫者其爲誰。君臣之間。納誨輔德。可謂泯然無跡矣。然自古小人之害言者。莫甚于謂其植黨而好名。蓋植黨則欲去其衆。好名則使人君怒其謗己。是二者。古今之論多矣。惟植黨之疑。猶爲易辨。好名之譏。最爲難知。夫天下之所趨者。名與利而已。人臣之事君。以有爵祿之利也。好名之人。不顧爵祿之利。而欲慕正直之名。則何惜不以其名與之。蓋利之與名。均爲御世之物。人君爲此。旣設臣而謂之諫。將以名與之也。若不與之名。而又欲加之罪。則吾之御世者亦狹矣。就使狂妄之士。濫夫正直之名。而忠實之言。將亦由是而得也。豈足以傷吾之後哉。故臣因論絳事。而敢以爲陛下獻。恭惟聖學高妙。知此久矣。而絳之言。誠有取焉者也。

癸巳五月進故事

漢書酈食其傳。沛公略地陳留郊。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騎士曰。沛公不喜儒。未可以儒生說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食其至。入謁。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腐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計安出。

臣聞世之論漢高者。類以不喜儒爲言。及觀食其之事。豈誠不喜哉。蓋高祖所不喜者。惡夫盜其名而無所適用云爾。食其一言六國成敗。遂推之食。而問之計。旣下陳留。而封之爲廣野君。是一時有用之才。帝未嘗不喜也。自周衰道學不傳。士之號爲儒者。徒能誦說陳言。而不達當世之務。故聽其語若可行。責其

實則罔效。且復自處于優閒畏懦之地。以苟倖世之富貴。所以動見厭棄。儒者之名。殆爲此輩汙之也。漢興三人。若食其特辯士之雄。而亦以儒自命。叔孫通僅能定朝會之議。陸賈時時說詩書。而著新語。大抵所抱負類不醇正。獵取儒之近似者。而帝已喜之。惟張子房玩意黃老。雍容近道。未始以儒自名。帝亦不悟其爲儒。而獨見尊禮。況夫荀卿所謂善調一天下之儒。使帝遇之。安得而不喜哉。以是言之。尙文詞。窮訓傳。非人君好儒之實。而後之儒者。第欲談經。而不肯任事。皆高祖之所不取也。臣竊以爲今中國之所未操勝算者。正在人材太弱。士大夫虛名有餘。而實用不足。其弊皆由儒者。無以自振。惟聖天子作成砥礪。而易其俗爾。且人材猶金玉也。鎔范久。然後其劑良。琢磨工。然後其質美。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言文王之能官人也。陛下知此久矣。臣固未可以立談盡。然人材衆多。要皆有用。而養其資力。俾無忘進之心。責其實效。俾無避事之意。庶幾虛名之患消。將有真儒爲時而出。漢高之風。何足儀也。

八月進故事

國史郭從義傳。從義守中書令。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太祖召于使殿。使擊毬。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旣罷。上召坐。謂之曰。卿之此技精絕矣。然此非將相所爲也。從義大慚而退。

吾聞選將固多術矣。然將相之才。以方略爲上。技勇爲次。擊毬者。軍士之一技也。作其馳逐而試其便捷。

使馬之疾速隨人。而人之搏擊應手。非敏妙無失者。不能爾也。設欲將帥竝習。則運籌決勝。不用劍者。何人哉。若從義蓋。以此自名也。其在國初。出藩入衛。不爲不顯。藝祖眷之。俾試于殿庭。曲盡其技。賜歎賞。以爲精絕矣。復慮諸將恥于不及也。故以非將相之事。警諭之。大哉言乎。直得帝王御將之訣。雖漢高之待信。布。不是過也。昔韓愈嘗論擊毬于張建封矣。第攻危。墮之憂。激射之虞。馬之與人顛頓馳騁之患。爲害宜建封猛銳之志所忽也。惟藝祖皇帝以將相之事。一誥從義。簡重而有體。故從義羞縮知戒。聖人之言。與書生之論。信不侔哉。故臣以爲選將固多術。竊願器使諸將。留神萬機之暇。不深取其技。而責其謀。實藝祖皇帝之遺意也。

丙申五月進故事

唐書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于顯德殿庭。諭之曰。四夷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爾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爲爾師。突厥入寇。則爲爾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臣聞太宗可謂不忘突厥也。當時羣臣不察。以爲兵刃至御在所。而後世諸儒亦議太宗閱武殿庭。以人主之尊。而行將帥之事。臣知太宗之志在突厥者。以其非得已也。蓋唐初外夷之患。莫甚于突厥。自隋卽以公主妻之。高祖得天下。羣盜角之。懼其爲助。故卑詞厚幣。約以連和。其禮有爲之屈者。及連歲內侮。益甚。至欲遷都避之。不勝其憤。武德八年。命有司削其敵國之禮。更以書爲詔。若敕。其會顏利。因自將其衆。

襲武功而瞰渭橋。時太宗方卽位。以六騎直出。與頡利隔水語。僅成白馬之盟。引兵退舍。由是言之。高祖之憤幾貽大悔。未若太宗之能忍也。然帝雖能忍。而其志不可一日忘敵。故敵退未踰月。卽殿庭以教戰士。校其射藝。誘以厚賞。此特其一端爾。他所以備敵者。從可知也。貞觀之治。用賢納諫之方。選將諫兵之法。皆足以自致于安強。然後堅坐不瞬。以待其隙。及頡利勢衰。羊馬多死。又與突利相攻擊。諸部皆畔。逮貞觀四年。始命李靖以六總管之師。纔十萬人。破之陰山。擒頡利以獻。觀帝之告羣臣。有曰。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之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病首。思一刷恥于天下。其勸高祖不必移都。則曰。願假數年。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至是果酬其言。嗚呼。有志者事竟成。必有忍其乃有濟。太宗之謂矣。何則。待外夷之禮。或可屈。而志不可屈也。惟禮或可屈。故權時之宜。有所不校。若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于傳有之矣。惟志不可屈。故勾踐之報吳。太宗之擒頡利。皆是道也。臣竊仰國家今與敵和。豈異是哉。日者奉使之臣。辱命而還。陛下旣以備正典刑矣。敵之驕慢。吾使而禮有未得伸者。固不能不動心。然亦何足與校。是非曲直乎。臣所願陛下沈幾先物。擴帝王之度。以容之。堅忍不顧。厲太宗之志。以圖之。如聞敵境旱蝗已久。民心離貳。諸雜各擅兵柄。互相窺伺。天道如聞。豈無頡利之變。陛下聖德英武。遠邁于太宗。假以歲月。則渭上之恥。未必不啓。吾定襄之功也。臣是以因貞觀之事。以證之云。

七月進故事

吳志張溫傳。溫引致暨黠。以爲選曹郎。至尙書。黠性狷厲。好爲清議。是時郎省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

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劾百寮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

臣聞清議之始猶公議也。所以論人材之賢不肖以助國之賞罰。然議者當出于上。不當見于下。當施于公。不當徇于私。故周禮有八議之辟。而漢以議郎設官。是法令之行政事之大。朝野之臣皆得議之也。然周之弊。鄭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流而至于戰國。以成處士橫議之風。漢之弊。太學諸儒噓枯吹生。而甘陵有南北部。公卿以下畏其貶議。自是而降清議。遂爲無實之言。故山簡以爲郭泰許劭之論。明清議于草野。夫議非出于草野者也。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以三公之際。暨豔輩乃欲施清議于選曹。雖當時居位貪鄙。志節污卑者皆降爲軍吏。置在營府。然意其嫉惡太甚。清濁太分。譴罰太驟。而不能無私喜怒于其間。故終至于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而豔與徐彪亦不保其身矣。嗟乎。自公議不行。而變爲清議。清議不已。而肆爲清談。皆無益于天下國家。而適足以致搢紳之禍。今日士夫以爲清流之議者。尤非也。至于妄尊大而好爲虛名。昧世務而不切實用。宜神聖之所深念也。臣是以因得辨之。

九月進故事

漢書魏相傳。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事。及賢人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上施行其策。

臣觀所言。可謂深達時變。而知濟時之略也。蓋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宜。所以斟酌損益。以爲子孫萬世。

之規。持守而弗失也。昔者三代之盛。莫如周。而周之爲治。亦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而已。豈必遠慕前古。跂望而不可及哉。宣帝之入繼大統也。號稱中興。繇得相爲之輔。初無甚高難行之說。非常可喜之論。但欲奉行故事云爾。夫故事者非他。高文、景、武已行之善。名卿賢大夫未用之謀。吾悉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如是。高文、景、武之治。復見于今。名卿賢大夫復生于時矣。故其策不過于憂水旱之災。本于農而務積聚。與夫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圖師旅。而備西羌者。僅十數條。譬如良醫之論藥。未嘗廣求奇方異品。取之目前。斷斷然皆可已疾而去病。用能數十年間。常平旣置。而水旱無虞。循吏旣多。而郡縣咸理。任于定國之徒。治獄而民自以爲不冤。任趙充國之徒。治邊而四夷罔不慕義。功烈巍巍。光于祖宗。其效爲何如哉。逮夫元成以後。徒知用儒之名。不知用儒之實。而當時所謂儒者。亦往往不習舊章。不達治體。妄引詩書。以制作禮樂。變易郊廟爲務。而經國大計。漫不加省。孝宣之業衰焉。故臣以其若魏相者。真識時知變者也。

丁酉正月進故事

後漢書鄧禹傳。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亡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徙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淆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故興者在德。薄厚不在大小。光武悅。

臣觀光武可謂知難者也。語有之。君以爲難。易將至焉。方其用兵河朔。僅得一郡。觀天下郡國之衆。怛然

自畏慮己之不能取也。以問于禹。爲禹者。以他人論之。當時更始據關西。赤眉清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必勸其君。以厲兵秣馬。壯其威力。以角一旦之勝。而禹乃曰。在德薄厚。不在大小。是料光武必足以定天下。欲廣其德。以收天下之心爾。嗟乎。此三代王者之佐之言。伊尹。呂望。所以思濟斯民者也。故光武至邯鄲。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錄囚徒。存鰥寡。其救馮異有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皆禹有以發之也。後世乃以禹不能徑攻長安爲疑。然禹以謂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未可當。盜賊羣居。無終日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蓋姑欲假以歲月。待其自斃也。禹之謀固不盡用。而師行有紀。降者日以千數。停車住節。勞來父老。以慰其謳吟思漢之心。光武以功賞之。非其謀識所先後者哉。今以天下之半。而謀恢復。則輿地固已遠過漢光。而強敵縱橫。幾踰五十年。其勢將亦自斃。聖主盛德日新。施者厚矣。羣臣宜亦有禹之謀。而不計近功以圖之。則中興爲日月可冀也。

丁酉七月進故事

唐書王珪傳。太宗召爲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惟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諫。正庶致天下于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聽。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以珪推誠納言。每存規益。帝益任之。遷侍中。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技不進。數被譴。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循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譴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罔上爲人游說耶。彥博謝罪。珪不謝。

帝默然。明日語房元齡曰：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

臣聞君臣相須。如手足之衛頭目也。有是君也。而其臣不足以輔之。有是臣也。而其君不足以使之。則失其所以相須者矣。故君在審擇其臣。而臣在忠事其君。未有君臣之志不同。其德不合。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太宗之說可謂知者矣。然君之患常在于不能納諫。臣之患常在于不能盡言。以太宗之明聖。是其于兵機將略。戡定禍亂。足以追迹湯武。其于躬行仁義。力致太平。足以庶幾成康。其大者既以安定天下。自餘行事。固亦無甚過舉也。汲汲然導房元齡使諫。如此。則朝廷之上。一日萬幾之間。何慮其闕失哉。夫譙責孝孫。以教宮中音技之不進。豈亦太常協律之職。實人君過舉之細。管仲所謂未能害霸者也。而珪與彥博過慮而言。便有輕士之憂。太宗始亦怒之。終則悔之。又詔元齡輩勿懲。是而不諫。當時責成大臣。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無隱情矣。其致貞觀之治也宜哉。臣以是知君臣皆正之明驗也。且太宗之說固正矣。使其臣不正。其肯爲太宗盡言乎。一事之不諫。則天下之事將有不聞者矣。故臣下之邪正。在于言與不言之間。明君不可以不察也。

八月進故事

漢書董仲舒傳。武帝卽位。仲舒以賢良對策。制曰。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復對曰。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

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

臣聞道之難言久矣。武帝之策仲舒曰。欲聞大道之要。仲舒之對。反復天人之際。春秋之旨。誠達于治道矣。繼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其亦知道本歟。昔者仲尼之語學者。蓋曰。志於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以何者爲道。以其貫于一。則無不在焉。及其繫易。則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三才之位。雖不同。其爲道一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道不可以名言。視其所謂陰陽者。則知道矣。陰陽卽剛柔也。剛柔卽仁義也。其義雖不同。其所以爲道亦一也。自人言之。其靜而無爲者。道動而有爲者。亦道也。後世不能明夫此。故子思、孟子特于性命之間發之。子思則曰。率性之謂道。孟子則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推而至于堯舜之相授。蓋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夫人心豈有二哉。惟精而一。則能執其中矣。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既得其中。安往而非道。固無動靜之分也。以之治己。由是也。以之治天下。亦由是也。自佛老之教興。舉世但以治心養性者爲道。而以施于天下國家者爲外物。以寂然不動者爲道。而以視聽言動者爲前塵。于是判而爲二。始不能合而言精而一矣。韓愈之徒。旣是不足以知道。且詆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以爲非道。且清淨寂滅者。固亦所以爲道也。粗見其體而遺其用。故與天下之事。以爲前塵外物。而皆欲不爲。則失其爲人者矣。失其爲人者。而欲爲天。是亦不知天人之道。易地則皆然之理也。可謂本末不並行矣。其弊可勝言哉。漢興。雖張子房之學。曹參之治。皆曰會道。而未能免于斯弊。故臣感于仲舒之言。治道者。忘其淺陋。而一辨之。

戊戌正月進故事

唐書杜黃裳傳。憲宗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于治。恐不得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嚙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殮。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刑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剪齊。滅蔡。復兩河。以機乘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

臣觀憲宗卽位。懲建中。貞元多難之餘。彊蕃悍將。頽頽莫制。當時宰相杜佑。鄭綱輩。號巽慳姑息。不足任此。故帝欲以身任之。實甚勞矣。夫羣臣之不足任。是未得其可任者也。而黃裳不自以爲嫌。乃爲帝言爲治之要在擇人任之。恐其敵精神于簿書獄訟之間。役視聽于耳目之際而已爾。由是憲宗翻然感悟。擇人任焉。然黃裳僅能言之。而無天年。繼以李吉甫。始任其責。出郎吏以爲刺史。省冗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員。併州縣。停入。易藩鎮者三十六。又繼以裴垪。整齊法度。課吏治。別淑慝。獎勵諫官。悉使言事。百度修舉。朝無幸人。其後則若李藩之塗詔。李緯之論事。裴度之討賊。帝皆一意任之。無復自任。俾各得盡其才。而竭其慮。庶政內修。天威四出。削平畔亂。克復兩河。無不如志。論者以爲憲宗剛明果斷。非止伐蔡一事也。使大臣如杜佑。鄭綱而任之。則安得爲明。聞黃裳言而不用。則安得爲斷。要在明于可明。斷于可斷。

得其人爲先。則尙何所勞哉。故人君勞于求賢。逸于得人。非畏其勞也。畏其當勞。而枉用焉。惟求賢足以當之。若勞于世務。則羣臣逸。將安坐拱手。視吾之勞。而莫肯任事也。史官謂憲宗中興。由黃裳啓之。其不誣也。

戊戌七月進故事

唐書李大亮傳。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四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羸百員。又置降人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大亮上言。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卽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大安計哉。臣以爲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所謂行虛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兵革州縣蕭條。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畝。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

臣聞唐太宗之平突厥也。降者尙十餘萬。帝用溫彥博之議。度朔方地。建順。佑。化。長四州。置定襄。雲中二都督統之。然擢酋豪爲將軍。郎將者。尙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也。當時廩給之費。蓋亦可見。故大亮安撫伊吾。而陳羈縻塞外之策。蓋既往不咎。故欲無事。招徠于七姓種落。以寬河西州縣而已。且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下。以爲捍蔽。未始官于朝也。太宗之降突厥。遂官于朝矣。夫取其才而用。固足以見聖王之。大至于奉朝請者多。籍長安者衆。則是煩費中國。以養裔夷之俘。亦不可不慮者。臣大亮有言。太宗遂悟。可謂明矣哉。仰惟國家履中興之運。敵勢就衰。慕義効順者。襁負來歸。旣已處之州。

縣矣。則異時系踵而至者。臣亦願聖神鑒此。而豫爲之謀矣。

議

皇叔祖故檢校少保嚮德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嗣濮王贈少師封瓊王仲偁謚議

議曰。國家之制。不以史事委近屬。其行能之懿。問學之彊。可用于世者。莫得著見也。然擁將壇之節。疏王社之封。貴則甚矣。類驕而不近于禮。享萬鍾之祿。受兼金之賜。富亦極矣。率吝而不知有義。訓有之。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故贈少師瓊王。太常易名。以恭以惠。豈所謂無驕吝者歟。謹按謚法。敬事賢恪曰恭。慈仁好與曰惠。惟王。以天子大父之親。掌慶系之籍。纂濮邸之祀。循循然奉禮法。惟謹。朝見趨走。人以爲勞也。震風凌雨。而未嘗或亂。使坐賜對。人可以冀其私也。盡規獻納。而未嘗敢替。其敬事賢恪。有如此者。女笄擇歸。靡睨富室。孤嫠來託。字撫弗憚。弛連坐。局鑄之禁。屏輿馬聲色之好。懼無以稱廩餼之厚。而請外自試。奉養益薄。惟樂施不倦。實有焉。則慈仁好與。不亦宜乎。昔夫子答子張之問。以恭則不侮。爲先。惠則足以使人爲後。國語僑之知道。以其行己爲恭。以其養民爲惠。二者古人之所力行。君子之所甚重。太常之議微矣。請以是告其廟。謹議。

議節財賦十事

武臣俸

國朝使相太尉等官。以寵元勳舊德。今但武臣依次遷轉。惟當限以員數。稍裁定其俸。儀同三司宜視宰相。太尉宜視執政。節度使宜視尙書。若現今掌兵之官。或與優異。則別定。蓋俸錢宰相止百三千。近又裁損。而使相乃四百千也。

宗室賜予

南班宗室。俸入之外。逐歲生日。并郊禮賜賚。乃有定數。內庭妃嬪。蓋亦有之。謂可權借十年。或如橫行俸錢。分數借減。若謂不可行。則武臣借減已三十餘年。無異議。況此在俸入之外。

宰執節儀

宰執近再減俸。以爲大削。如節序。三省密院。互相餽遺。卻非祖宗舊制。始于近歲。數亦頗多。似合住罷。而遺其俸以正名。

禁庭浮費

仁宗朝。常減省看經道場錢。每歲萬千四緡。今亦有此。此外庭不得盡知。合于內東門司取索議之。此當時所以須差內侍一員也。又如非時支散。享廟時。冊寶時。自上宰執。下至行事官吏。各賜銀絹。如此等類。且權住罷。所費實大。將來聖政局進書。亦恐有之。

冗員

職事官下至監當。固有可省。而內侍省人閣門入內諸司。往往溢額。宰執所奏給使。減半補授。尤爲泛濫。

外如都督府准備差遣。乃至一百五十員。其屬官等俸給太優。皆合議定。

借請

朝廷每行一事。如造冊寶。修書造禮物之類。舊例當行人先有借請。或自三省知印人吏以下皆有之。恐可住罷。至于幾日一次犒設。尤可省者。須取索糧審院每歲借請過名件數目。惟差出則依舊借。

雇募

百官中合破四五人。恐無可減。十人以上。則猶可議。如皇城司軍頭司幹辦官屬之類。既已占破人。兵有雇募至二三十人者。則宜裁定。至於禁庭閣分宣借數目。糧審院遇關到無不放行。亦合稽考。

內藏支使

古者關市之賦。以待膳服。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式貢之餘。以共玩好。蓋各有名色。隨其多寡而爲之用。今內藏庫出納。外臣不得預聞。故膳服之費。賜予之費。玩好之費。惟上之旨。然唐之君如德宗。宰相如楊炎。猶能以內餉儲者。悉歸左藏。今若未可以內藏併之左藏。亦宜命大臣定爲支使之格。隨其名色所餘多寡而用。則亦有節。若以爲此不當使外庭會計者。蓋誤認周禮也。周禮惟王后之服。王之裘。王后之酒。王后及世子之膳。則不會。其餘則太宰未嘗不受其會。而有均式。

諸路闕額錢可給駐劄軍

殿前軍駐劄。如江西、廣南、福建之類。皆上供并經總制錢應副。然逐路州軍自有闕額。廂禁軍宜且勿招。

取所椿衣糧。以給駐劄殿前軍者。今提刑司逐時專一根刷取撥。蓋遂州禁兵。旣不可倚仗。須藉殿前軍彈壓。則亦不須枉費糧衣招填。合行措置。

諸路糴買

糴買宜用諸路時價。高下不可一律。戶部失于稽考者。尙或有之。聞江西、湖南、馬料甚賤。每戶不過數百錢。而逐歲部中行下。卻依兩浙價貫一例支降。如此等類。皆宜點檢。

策問

掖垣試閣門策問

問兵農之勢。判而不合。其近古而足以寓兵者。莫善于屯田。中興以來。講之屢矣。沿淮而上。至于荆襄。土曠而莫之闢。朝廷爲是嘗建營田之官。復力田之科。蓋四十年間。未有成焉。諸軍之耕者。一兵之費。歲須糧二十斛。其所耕而得者。殆未及此也。故議者悉欲募民爲之。夫諸郡之民。有籍而教之兵者矣。則亦不賦之田。歸附流徙之民。有賦之田者矣。而又不肯爲兵。然則古之制。其終不可復歟。或曰。時異事殊。兵之不樂爲農。猶農之不願爲兵也。昔之善爲屯田。莫如趙充國。其騎兵皆罷之。所用實弛刑。應募與吏士私從。萬二八百八十人耳。其次莫如韓重華。然給以耒耜。假以牛種。蓋出贖罪吏九百餘。俾募人爲之。皆未嘗役戰士也。今一旦取刑徒贖吏。脫桎梏。禁錮而使之。其不駭且議者。幾希。而亦孰敢任責。抑不如是。不足

以圖功。或捨是而別有道焉。然東南之利。水田居多。鄧艾之屯于夾淮。導水爲之也。以五萬人且田且守。今之水利。亦可興乎。唐之屯田。內則職以司農。外則總于大使。歲以仲春。籍而上于兵部。人給十畝。而定爲三等之輸。今之法制。亦可倣乎。必有至當之論。以便于時。而合于事者。故願相與審其是。以復于上而行之。

南澗甲乙稿卷十二

啓

謝司農簿啓

百里之才。曷勝選用。一介之賤。誤入招徠。俾廁王官。殆踰己望。竊以人之所慕者富貴。蓋富貴有時而不可求。士之所志者功名。故功名無往而不可立。然狃于富貴。則見利不知有義。急于功名。則遇事或至失身。此聖賢以爲行藏之幾。而古今以爲治亂之要在。我而已。其誰念之。惟國家取士。既小異于漢唐。朝廷用人。抑又拘于格法。雖紀綱大治。承平過于百年。而風俗寢偷。禍患生于一日。重以權臣之荆棘。了無國士之弓旌。恩必己歸。爵惟私市。幸聖人之更化。仰明哲之佐朝。苟一善之薦聞。皆趣召而賜對。布在列位。使無遺材。自非猖狂疾病之流。孰不奔走竭蹶而至。不特引君子道。又將觀國之光。夫何慙慙。亦在齒錄。伏念某少知學問。長迫飢寒。一經之傳。既不足以自奮。五斗之養。特未免于爲貧。竊嘗安意于古人。故亦希蹤于諸彥。二從吏選。僅爲祖述之先。五試詞場。迄拜孟明之賜。竭繇縣宰。始見公車。詢事考言。曾乏過人之慮。料敵制勝。妄陳決策之謀。方懼觸于嚴誅。乃遽叨于美仕。宦于九扈。職預百司。祇懷受粟之羞。詎讎獻芹之陋。此蓋伏遇某官。道存經世。業懋亨天。藻鑑士流。欲賢愚之並用。權衡帝載。思邪正之彙分。舊

蒙一盼之私。曲示兼容之度。致茲幼賤。猥荷甄收。某敢不力探師友之淵源。恪守高曾之規矩。惟農夫之有畔。豈敢越思。若射者之反求。粗知正己。庶靡墮于職業。以無忘于恩憐。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謝提刑樊郎中啓

右某敢伏惟照牒舉某治績顯著。宜在陞擢者。銅章問政。久懷百謫之虞。玉節觀風。乃預四條之薦。靜言僥冒。惟切悚慚。伏念某稟質迂愚。降材譴陋。事業獨承于家法。技能罔取于世資。束髮從師。雖斯文之粗見。折腰爲吏。曾所學之未行。凡今之官。莫難于令。弛其規繩。則下或侮玩。急于鞭轡。則動致怨。尤加之率辦之欲先。重以撫綏之易失。此畏事者所以如避原火。而盡瘁者至于若涉冰淵。深惟朝廷近置選擢之科。將俾使者力行考課之議。不爲虛文。而所求實跡。雖有定格。而曾無限員。故四方未見于薦聞。蓋當路弗容于請謁。矧茲一縣之壯。號稱八州之繁。剽敝成羣。士風形于帶佩。負販爲市。獄訟極于錐刀。徒殫刻鵠之勞。偶脫聚蚊之謗。豈特虔遵于法令。是皆恪稟于教條。敢希仁惠之名。以玷循良之舉。此蓋伏遇某官道追先學。德備老成。清刑罰以服民。坐變海隅之俗。順謀猷而告后。式存王室之心。將歸輔于巖廊。斯預牧于人物。寵綏幼賤。曲借品題。某敢不益勵廉隅。誓酬知遇。病駒依舊。豈無歷塊之思。倦翼因風。或有干雲之便。其爲感謝。曷罄敷陳。

謝施資政薦舉啓

十年知遇。久自信于生平。千里薦延。迄遂償其素志。奇窮已甚。眷顧有加。伏念某賦性迂疏。降材譴陋。學

無所用。敢希當世之榮。愚不自知。每志古人之事。遊士夫之門者。既罕。識公卿之面。則又疏。一官姑切于爲貧。三仕實忘于幸進。昨從吏役。早玷品題。屢榮戟之遽還。偶囊封之未上。周流歲月。仲卿未免于牛衣。赫奕功名。君房已至于鼎足。豈意迍邐之跡。竟紆藻鑑之收。諾有重于百金。古聞其語。書或賢于十部。今慶其蒙提擢之意。愈加。褒假之詞。甚寵。姬姜在列。獨慚憔悴之容。糠粃何知。乃費簸揚之力。此蓋伏遇。判府經略參政大資先生。道追前哲。德重本朝。機務均勞。暫出分子。閩寄賢愚。罔閒思盡。寘于門闈。敢云故舊之不遺。是亦典型之尙有。致茲洪造。遠施賤微。某敢不佩弦而韋。循規以矩。慕荊雞之化。祇荷于生成。懷尺蠖之伸。亦期于報塞。

謝司農寺丞啓

入聯簿正。已參列寺之華。進貳司均。更冒部丞之選。知憐逾厚。愧負有加。伏念某才匪適時。學惟爲己。猿投林而競嘯。窮已弗任。驥伏櫪以長鳴。志徒未改。轆軻技能之莫售。棲遲祿位以常淹。頃辭負弩之勞。亦預招弓之寵。獻言文陛。初何補于明時。竊食太倉。乃濫叨于滿歲。詰曲常思于避罪。整齟豈憚于揮車。得路彈冠。嗟簿書之已暇。閉門挾筴。較州縣以過優。方懷乞外。以便親。敢謂敍遷而易命。介之推未嘗言祿。夫豈遐遺。燭之武少不如人。孰云可用。祇荷無私之化。曲推不施之恩。激昂懦衷。奮勵盛際。茲蓋伏遇。僕射相公。功存社稷。道洽生民。舉天下于一于仁。侔伊尹之重任。撥亂世反之正。倚周公之迂衡。未忘特達之私。益示兼容之度。某取不誓全家法。恪奉官常。俾司萬石之儲。詎知報國。倘守一經之舊。猶足事君。過此

以還。未知攸措。

謝周倉舉陞陟啓

湖海真已仙遊。敢記追隨之舊。山林未能獨往。尙紆論薦之公。感激肺肝。喜傾意氣。伏念某迂疏自信。墮落誰憐。玩章句于簡編。學惟甚拙。釣聲名于場屋。技輒不售。仕實爲貧。法當爲縣。遇事幾同掣肘。于時敢復動心。方薄患三年之淹。信已歎羈窮于寸步。雖明公一日之舊。未嘗吐憤懣于片言。豈意孤蹤。竟蒙品錄。老馬猶知于道路。加以轡銜。斷木或中于樽罍。被之斧藻。此蓋伏遇某官肅將使指。妙柬人材。識孟嘉于坐中。適緣小異。得驟蔑于堂下。本自一言。秉直道以事君。効昔賢之薦士。致無肖似。遂不遐遺。某敢不據德靡渝。知言彌謹。文章追古之作。志實未忘。政事惟公則明。力猶可逮。儻第全于名節。是所報于眷存。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謝人賀七十詩詞

仕實爲貧。年遂臻于還祿。學未聞道。老何有于從心。特勤妙語之貽。第切壯圖之恨。褒嘉過甚。藏弄爲榮。柬之尙附于賢良。久忘此志。充國漫懷于方略。徒激懦衷。

謝生日啓

蓼莪輿感。已迂都騎之臨。華袞增褻。更奉佳章之況。撫桑樞而自笑。慨蓬矢以何施。意厚情親。既乏報瓊之愧。文高辭縟。第深懷璧之榮。

京鏗回生日啓

輔贊無堪。玷槐棘秉鈞之位。愛憐有素。記桑蓬垂戶之辰。賦以琳瑯之章。溢于錦繡之軸。百圍不材之壽。櫟幸蓋自天。萬斛莫窮之詞源。流非擇地。展玩不容于去手。感藏第劇于覲顏。深惟永隔于親闈。莫逮慈烏之反哺。且懼久妨于賢路。祇同倦鳥之知還。

賀虞樞密啓

伏審光膺制冊。升冠樞庭。二府薦居。久已注安危之意。四夷聳動。蓋將聞道德之威。矧在知憐。尤深抃舞。恭惟樞密知院相公。負時雅望。爲世真賢。雋路影纓。轡諸儒于步武。軍門秉羽。摧勅敵于笑談。未酬淝水之勳。猶命東山之駕。竭從政地。自佚真祠。曾何破斧之傷。已見賜環之召。上心有在。英公寧計于去來。輿論益歸。令尹詎懷于喜愠。惟茲宥密。足副經綸。明君可與忠言。既有資于啟沃。上策莫如自治。當遂底于安強。佇聆彝鼎之書。進陟魁衡之拜。某受知惟舊。去德未遐。斷木委于溝中。固慚刻畫。病駒伏于轅下。敢憚馳驅。尙欣難遇之時。以觀可大之業。

賀施樞密啓

伏審光膺制命。擢貳樞庭。瑣闥論思。允著弼諧之望。巖廊注意。併資寅亮之謨。睿眷有加。輿情胥慰。恭以樞密參政。量宏而德粹。學富而行高。文華峯兩漢之英。議論躡衆賢之表。出臨藩翰。爲一時撫字之良。入步禁塗。極當世儒先之選。璧水道山之布武。螭坳鳳掖之並遊。況羽翼于春官。繼儀型于夕省。中立不倚。

知無不言。果聆籌幄之登。仍預政機之峻。同寅以司宥密之化。佇見殊勳。夾輔以立太平之基。尙觀顯拜。某蚤瞻德宇。久闊光塵。託跡鄉枌。竊有依憑之幸。庇身祠館。尙繫陶冶之歸。抃蹈之私。實倍夷等。

賀張留守除端明啓

伏審報政陪都。弁華祕殿。除音所暨。嘉物望之逾歸。詔旨甚明。知上意之攸在。恭惟某官行高當代。道合古人。敏識洞于著龜。宏材屹如柱石。長策遠慮。恥爲近世之規模。讜論忠言。凜有諍臣之風采。一去文昌之座。屢分連帥之符。豈此居留。可淹鉅用。果覲恩榮之異。備聞東注之深。表裏江淮。顧久煩于臥護。扶持宗社。將佇慶于過歸。庶幾慰斯民之瞻。豈但爲今日之賀。某頃叨殊遇。逖遠崇墉。俛仰一官。敢歎衆人之待己。經綸四海。尙觀君子之得時。抃蹈之情。倍越倫等。

賀施參政啓

伏惟擢從銓部。榮貳鈞衡。老成延登。未覺典型之重。有德並進。益知朝廷之尊。成命甫傳。輿情大慰。竊以士君子之行道。所貴逢時。卿大夫之致身。必將輔國。中興在御。不次用人。苟非一代之豪英。曷副四方之公望。恭惟某官。器端厚而不撓。學粹純而有源。月旦之評。至行存乎孝悌。蕃宣之效。成績懋乎循良。久寓跡于林泉。幾功名志大而偶。逮賜環于臺省。眞富貴時至而自來。然丞疑之任。雖協贊于上公。而政事之聯。亦調娛于萬務。歷觀近歲之比。殊乏大臣之規。自非從容中道。而咸適其宜。則曷以進退有度。而不

之志。庇身宇下。徒懷望履之心。抃蹈之情。實倍倫等。

賀樞密賀知院啓

某伏審。入對路朝。登冠右府。眷注攸在。聲聞益隆。竊惟道學。要在力行。苟不合則孟軻有浩然之志。事君本于難進。倘可就則伊尹亦幡然而來。洪惟主上。思致于明公。是亦古人難逢之盛際。溫詔甫下。安車亟東。信平時深蘊之永輸。故一見當宁而可決。克合上意。光奉明書。朝廷隱然。天下幸甚。恭以樞密知院相公。行足以砥礪當世。名足以聳動四夷。一弛一張。識文武之大者。三仕三已。無喜愠之私心。蓋遠引慕道。初如李長源。高臥憂時。中若謝安石。濟以議論之堅正。施之智略而疏通。頃繇銓衡。嘗副幾政。使節不屈。李揆幾于見留。情實備知。柳渾指其將畔。雖遽告老。逮茲盡歸。倚精神之折衝。副帷幄之決勝。注想所得。疇咨若時。矧兼任于疑丞。實慚司于鼎軸。昔秦繆詢于黃髮。故能雪殺陵之恥。魯僖朋于三壽。是以荒龜蒙之東。今碩輔資于老成。真賢布在左右。協濟大業。共躋中興。庶幾寬一人之憂。敬以致四方之賀。嘗觀上之臨御。所起者耄纒。一二公世之典型。考其猷爲。無三數事。亦旣同升于廊廟。旋聞歸逸于里閭。謂一言之興邦。迄五經之掃地。士所慨歎。俗爲詆譏。微夫子無以發言。蓋春秋之所責備。嗟時深患。豈獨外夷由羣臣莫肯任事。而不能無私。故人主因是致疑。而謂之有黨。紀綱從而廢弛。上下相與苟偷。當度越于拘攣。用作興于痿痺。譬之治疾已劇。非大爲湯餌。則無以回陰陽之和。作屋旣傾。不亟加斧斤。則無以防風雨之暴。日月逝矣。神明聽之。佇觀素定之規模。式建非常之勳業。某蚤緣末契。誤辱深知。未爲溝壑之

歸。敢望芻蕘之獻。飢寒已迫。每恨無田之可耕。廢置自甘。孰知有路之爲報。

賀周知院啓

伏審顯膺制命。升冠樞庭。廟堂裁萬化之原。久資共政。帷幄決千里之勝。茲賴本兵。眷意式隆。輿情胥忭。伏惟慶慰。恭以樞密知院相公。器博而量遠。學富而識宏。黼黻之文。濯江漢而並麗。金石之操。互寒暑而不渝。蚤繇異科。徧儀華貫。出處繫天下之重。議論發衆人之難。載詔北門。明白適帝王之體。典銓南省。澄清無流品之淆。逮入輔于政幾。果重承于帝賚。是疇偉望。獨總事樞。太尉而掌北軍。幾資妙算。冢宰之均四海。佇見延登。某夙荷深知。欣聆渥渙。少年場屋。敢論逸步之先。晚景丘園。尙費鴻鈞之造。其爲欣蹈。實倍等倫。

代賀葉觀文致仕啓

夢得

伏審抗章謝事。歸印綬于殊庭。優詔頒恩。賜節旄于重鎮。凡此受知之舊。悉高易退之風。竊以臣之事君。嘗有失身之累。上之待下。亦著貪賢之心。蓋去就之際。爲難而榮辱之機。可畏。唐之劉柳。文章雖顯。而道德無以過人。漢之金張。富貴無涯。而功名不足蓋世。至于有文章而濟以道德。處富貴而全其功名。優游耆艾之年。終始明哲之義。指日月以告老。視軒裳如儻來。非公而誰。誠古未見。恭惟致政太尉。躬持一節。歷事四朝。妙齡獨步于禁林。晚歲八司于丞轄。從容廟堂之論。據經術而有餘。密勿蕃宣之勞。飾吏事而彌邵。風采振秦淮之上。威聲播閩粵之間。勳庸屢書。眷倚加重。安車賜杖。甫予香火之間。閉戶著書。自足

林泉之勝。茲爲稱禮。何遽引年。老成重于典型。士實不忍其去。忠信勸以厚祿。上方有寵其行。載惟譽望之隆。久著登庸之峻。雖孔戮未覺衰老。不爲南省之留。然裴公繫于安危。難緩北門之拜。願少安于燕息。當遂慶于來歸。某猥以諸生。嘗叨下客。鉛刀一割。未忘鑪冶之收。廣廈千間。已被旃幪之賜。尙俟槐庭之正位。庶霑材館之後塵。

回殿試第一人啓

伏審射策宸廷。親被聖神之選。錫名天陛。蔚爲俊造之先。治世得賢。文科增重。竊以道術裂于天下。由諸儒有以自失。其傳議論詭于聖人。故衆言無因會歸其統。於昭大有之運。思啟非常之元。發明禮樂制作之原。聿求天人和同之際。將修七政九賦之本。以正中國之氣。必資三表五餌之策。以制外夷之謀。大哉王言。哀然舉首。狀元學士。學優而問博。文瞻而才華。達君子之中庸。知吾道之一貫。九重虛懷而動色。欽味讜言。多士斂衽以嚮風。共推雋望。聳英聲于月旦。首盛事于明時。尙觀翰墨之疇庸。以啟功名而得路。某久聆雅譽。未覲清揚。辱騎氣之臨。已爲甚惠。荷函書之貺。非所敢承。感佩之悚。敘言奚旣。

賀第二人啓〔案〕此賀啓三首。中間但易數語。前後皆相複。蓋一時應用之文。宋人集中多有此種。姑仍其舊。

伏審射策宸廷。親被聖神之選。拔拜恩天陛。高名遂亞于倫魁。治世得賢。文科增重。竊以道術裂于天下。由諸儒有以自失。其傳議論詭于聖人。故衆言無因會歸其統。於昭大有之運。思啟非常之元。發明禮樂

制作之原。聿求天人和同之際。將修七政九賦之本。以正中國之氣。必資三表五餌之策。以制外夷之謀。大哉王言。哀然舉首。狀元學士。蘊學至厚。賦材不羣。貫穿百家。以求孔孟之中。酬酢萬事。以爲晁董之業。小試絕塵之步。果先衆雋而鳴。深惟平日之所期。蓋已盡言而無負。上以稱九重側席之意。下以慰多士彈冠之心。尙觀翰墨之疇庸。以啟功名而得路。某早承雅契。獲際英標。辱騎氣之臨。已爲甚惠。荷函書之貺。非所敢承。感佩之悚。敝言奚旣。

賀第三人啓

伏審射策宸廷。親被聖神之選拔。拜恩天陛。高名遂亞于倫魁。治世得賢。文科增重。竊以道術裂于天下。由諸儒有以自失其傳。議論詭于聖人。故衆言無因會歸其統。於昭大有之運。思啟非常之元。發明禮樂制作之原。聿求天人和同之際。將修七政九賦之本。以正中國之氣。必資三表五餌之策。以制外夷之謀。大哉王言。哀然舉首。狀元學士。學問深博。才猷俊明。氣槩騰虹。貫井絡千尋而下。詞源翻水。導岷峨萬里而來。聲華靡愧于淵雲。名第果迫于盧駱。上以稱九重側席之意。下以慰多士彈冠之心。尙高翰墨之疇庸。以啟功名而得路。某久聆雅譽。未覲清揚。辱騎氣之臨。已爲甚惠。荷函書之貺。非所敢承。感佩之忱。敝言奚旣。

回李賢良啓

大廷發策。盡循天聖之規。多士嚮風。復見元光之舊。茲爲甚盛之舉。宜得非常之才。伏以賢良學士。奧學

自于家傳。敏識殆其天賦。議論不苟。悉本仁人之言。治安可期。實明王事之體。蓋設施之有待。豈誦說之徒云。久馳藉甚之聲。果占褻然之首。顧慚衰懦。獲際清揚。究觀落筆之雄。重枉飛書之貺。文章擅于天下。豈特振眉山之風。功業盛于朝廷。當遂繼平津之踵。

回周垺謝中宏詞啓

伏審校藝詞場。擅清時之偉譽。奏篇黼座。膺顯命之重褒。喜勸簪紳。光生簡冊。竊以國家設科取士。雖均爲羅海內雋傑之才。天子制度考文。蓋將以備朝廷著作之選。故于茂異之次。別設宏博之名。運際中興。禮爲特異。豈止儒學之冠。率惟卿相之階。宜得英賢。乃厭輿議。宏博省幹學士。器宇深厚。材猷俊明。蚤擢秀于能書。尙卑棲于左宦。習三墳五典之奧。問祈招而足知。通九夷八蠻之殊。識楛矢其來遠。逮茲奮筆。果見舉旗。追劉柳之詞華。信爲餘刃。繼裴陸之事業。卽上要津。某久渴披承。重迂顧逮。虺隤早樞。祇有負于壯心。凌厲烟霄。第徒欽于雋躅。其爲愧佩。曷罄敷宣。

回得解舉人啓

伏審光膺里選。榮與計偕。朝廷合經術詞賦之科。聿新多士。有司考學問文章之蘊。蓋難其人。伏惟解元先輩。德履粹純。才華敏妙。詞源如倒峽水。久知制作之工。科第猶摘領鬚。將有飛騰之便。矧建安之名郡。號儒素以傳家。鼓篋來遊。小泚水銳師之數百。彈冠並進。多魯堂高弟之十三。旣豪傑之靡遺。宜鄉閭之無負。解元云。旣豪傑之居前。尙觀射策。以慶成名。某誤縮縣章。欣逢歲比。奉詔書于庠序。莫助品題。辱翰

墨于門闌。惟知踟躕。

回熊校書啓克

竊審奏北門之策。親逢上聖之知。警東觀之書。進陟諸儒之右。雋賢得路。善類舉欣。伏以校書學士。積學宏深。摛文雅健。揭聲名于江夏。久自無雙。課治行于武城。仍推第一。固宜在羣玉圖書之府。乃迴翔百工技巧之司。茲覲除音。允符公論。授相如之簡。卽疇翰墨之功。著祖述之轍。行赴功名之會。某久叨論契。復幸齊年。未遑尺牘之修。先辱雲箋之貺。其爲忝慶。曷罄敷陳。

與趙運使啓彥端

伏審輟從公掾。榮昇使華。平日從遊。旣誤叨于取友。二年出處。乃皆幸于爲僚。聆郵命之初傳。與部封而加喜。恭以某官。器全璋璧。材大杞楠。邃學雄文。帝支固已無出其右。嘉言美政。士林詎可多得其人。自歸贊于樞庭。尙迴翔于宰府。持從臣之橐。謂宜卽侍于清光。乘刺史之輅。乃復僅伸于雅志。然聖朝方均內外之勢。而君子亦有去就之幾。將暫倚于轉輸。亟入承于選用。顧慙衰懦。已積曠瘼。六翮橫霄。稅駕未容于墮伍。長鳴伏阜。齊驅敢在于盧前。庶幾藏疾以匿瑕。得以奉令而承教。其爲欣慰。莫罄敷陳。

與交代張彥輔啓

十年淪落。久依親誼之隆。一邑蹉跎。乃預交承之末。雖絕塵之眩後。真揚糝以在前。覲德可期。嚮風增慰。恭惟交代知縣學士。抱才宏偉。蘊質粹良。問學有原。得外家之奧要。詞章甚蔚。追前輩之典型。屢隨計吏。

之僭。垂上金閨之籍。謂宜觀國。尙屈字民。顧茲百里之淹。豈待三年之最。璽書亟下。端爲華近之歸。車馬且來。聊副空窮之望。某舊叨末契。逖遠英標。無令尹告新之言。固知獲戾。有大夫失伍之愧。益冀掩瑕。歲律方春。征途尙邈。願謹生經之衛。行須詔節之頒。

與諸司啓

掾于公府。旣慚裨贊之能。職是祕廷。更冒轉輸之委。上恩已厚。己分則踰。某學不成名。仕由爲養。彈冠而從左宦。自知庸懦之才。襍被以遊周行。宜在譴訶之域。閱歲時之無補。叩軒陛而有祈。尙玷使華。得司漕計。此蓋某官素推厚德。夙蘊純成。璞玉渾金。器莫涯于近用。盤根錯節。志嘗在于有爲。卽膺從橐之聯榮。已擁輶車而報最。致茲汲引。猥逮迂愚。珠玉在傍。旣仰餘光之潤。芝蘭同室。庶祈臍腹之沾。感愧以還。敷陳奚究。

書

回呂氏定婚書

宋魯通盟。聲子嘗聞于繼室。郭崔論契。伯深亦記于續婚。顧慚舊族之餘。疊奉高門之貺。伏承令姪孫。宗教從政。早傳世學。克自振于簪裳。而某弟運判位第三女五十一娘。未習婦功。恐粗聞于箕帚。辱委禽之特厚。將鳴鳳以重占。盛事衣冠。旣婚姻之是託。百年琴瑟。庶第履以咸宜。

回呂氏聘書

淪落天涯。尙有通家之舊。扳聯門地。欣聞合姓之期。惟親契之寢隆。沐情文而甚腆。篋箱將意。固當傳示。子孫榛栗告虔。庶亦宜其家室。

回晁氏聘書

奉箕帚以從人。舊儀敢廢。實篋箱而致禮。厚意有加。惟男女之及時。將室家之望汝。蓬蒿自蔽。早爲瓜葛之聯。蘭玉相輝。益重絲蘿之託。

回呂氏定書

彝鼎相望。久綴百年之契。副笄有託。遂聯再世之姻。顧齊秦豈云匹哉。然孔李之交舊矣。伏承某夙敦家學。將克紹于芝蘭。而某幼習婦功。曾未知于蘋藻。既辱貺之厚禮。敢不奉承嘉音。惟親誼之益隆。庶和鳴之式繼。

沈姪與呂氏言定書

契誼接于高曾。眷言舊矣。婚姻逮于兒女。亦既再焉。滋重親盟。敢忘幣聘。伏承某人第幾孫女。內承慈訓。綽有采蘋之儀。而某第五十九姪。沈長乏師模。詎知操縵之學。佇以榛栗。和于瑟琴。撫外家之餘。尙每襄于宅相。介夫人之喜。庸申詠于鵲巢。

回孟氏定書

宦遊南北。雖微韋杜之姻。交契雲仍。且有愈郊之舊。辱委禽之盛禮。懷鳴鳳之好音。伏承令姪主簿迪功。早襲纓綬。志自收于科甲。而某第五女子。幼知筐篋。躬未串于容儀。敢云蓬梗之疏。乃幸絲蘿之託。欽承嘉命。第切感悚。

回孟氏聘書

榛栗未修。甫結通家之好。篋箱在列。更勤委幣之儀。辱厚意之有加。荷嘉音之疊至。宜其家室。庶諧鳴鳳之占。如鼓瑟琴。益佇乘龍之喜。

澆言定晁氏書

金石定交。記兩家之先祖。絲蘿論好。懷累世之婚姻。敢云淪落之餘。復有扳聯之幸。伏承令弟通判位賢。女七十二小娘子。凝姿淑厚。宜遂友于瑟琴。而某弟待制位長男。將仕郎澆。稟質顛蒙。特粗聞于詩禮。慨茵憑之未遠。辱契誼之彌敦。跡企高門。仰致委禽之請。輝增蔀室。庶諧鳴鳳之占。

晁氏納聘財書

問名有請。旣辱貺之好音。委幣無多。顧敢忘于厚意。尙慚衰系。薦締高閼。雖飄零俱吳越之鄉。實往來有歲時之喜。百年夙誼。孰知王謝之故家。再世婚姻。尙繼朱陳之舊事。

上辛中丞書次聲

某之得見于門下三矣。始則閣下之在春官。某以妄應科目。贊其業而見焉。中則閣下帥閩而歸。某爲縣

于建安以屬部之吏而見焉。今也閣下召還于朝。居中執法之任。某亦濫預千百執事之列而復見矣。踴而趨寒暄而詞意〔案〕此下疑有脫文。閣下曾未省其面目也。閣下之名滿天之下。某之愚仰慕盛德。固將卜其遇否。七年之閒。乃三見而不得致其言焉。亦異于古人一面而談當世之事者矣。今當世之事。非某所得談也。雖然不敢廢也。蓋天下可憂者一。可慮者二。夫天下有所謂大計。有所謂先務也。先務審矣。餘則可以序而推之。今國家不議其大計。與其先務。而乃姑試爲之。戰則姑試而戰也。和則姑試而和也。守則姑試而守也。朝夕自治者。徒欲百廢具舉。一旦緩急計。將若何。豈非可憂者乎。主上之求治。亦云切矣。然前日在藩邸。一二小臣使令于前。故得與議論。今有天下之大。則天下之才皆我用也。外廷之士。曾未盡獲進見。而左右近習日有聞焉。宰執侍從之貴。臺諫一議。則逐之矣。內侍而典戎器。武臣而治權。酷章四五上而幾不可逐也。後有甚者。臺諫之言。何自入哉。此可慮之一也。諸葛孔明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也。人君之患。莫大于以近習爲腹心。而朝士爲外人。漢元帝有蕭望之。劉向不與之共政。而乃任恭顯。唐文宗有裴度。李德裕不與之謀事。而乃委訓注。後世觀之。則固顛倒錯謬。當時爲之。未之覺也。蓋小人得用之始。莫不言財利。其終則足以盜威權。不言財利。則人君無以謂其能。不盜威權。則無以引奸邪而自助。今主上勵精庶政。每事欲親。而未得其要。涉于叢。則其閒易入。以酒坊一事言之。小人駸駸其倡財利之端矣。旣已薦用人材。士大夫閒豈得無劉柳輩。儻復寢盛。安能保其不從哉。此可慮之二也。夫事固未至此。要將有以折其萌而削其根。且以德壽宮官。

屬觀之不選大臣從官爲使而獨任宦者提舉宜其無所裨益致私酤之謗聞于天下而土木花石之運未已也。向使儒士參于其閒。當必有規正者矣。故某竊願主上亦求儒士。以與謀事于宮中也。然士風不振已久。以爲不肖而無過之可指。以爲賢而無善之可議。要之其才爲無所用。徒欲偷懦苟容。以僥倖于富貴者甚衆。不大有以區別之。亦無補于國家之事也。夫天下大計不定。人君之側猶有小人閒之。而士大夫風俗如此。閣下宜所深慮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夫格之者。漸之以言而後可也。以閣下操履之正。名節之偉。主上不卽登之政路。而尙以屈耳目之寄。是蓋欲朝夕閒閣下之言矣。他人徒能言之。而閣下之言則能信于主上。安有不格者哉。皇祐中。仁宗患臺諫之任輕。王安簡公以前執政。命爲中丞。安簡受而不辭。乃慨然論事。至留班以事。張堯佐四使之除。又言河朔根本之地。將帥之非其人者。又言唐質肅之貶爲過。而致言路不通。狄武襄不當任樞筭之寄。意氣凜凜。廷臣爲之聳動。仁宗謂其得風憲體。蓋風憲之地。非老成重臣。無以振舉大體。而搏擊瑣細之論。世不乏也。主上之待閣下。有符于仁祖矣。閣下之自任。其無愧于安簡。意者造膝之言。有不得聞于外也。而某也。鄙人守家世之訓。不忍自同于流俗。猶復曉曉于閣下之門。多見其不知量。然就有道而正焉。斯學者之事也。故不敢自以爲是。併以前者所上封事之副爲獻。惟閣下不鄙其愚而教之。或謂其可取。因其言而陳之。則某之幸也。非敢望也不宣。

上徐總卿書

總領少卿閣下。天下之士。徒知以其所有責人。而不知以其人責人。蓋以其所有責人。是猶貧者之望施于千金之家也。夫千金之家。其勢可以予人也。積之千金。而予人以十金。此何如爾。匹夫匹婦。一旦號呼于千金之家。以其所求。蓋未始欲分其富也。欲丐其餘。以爲其朝夕之計。不則終歲之計而已矣。彼能徇其欲而予之者。則亦其人之好施也。如不好施焉。雖旦旦而號之。僕僕然呼之。僵仆凍餒于其門。曾不足以望簞食豆羹之賜。而況于所謂十金者乎。雖一金之微。猶將握其掌而不顧也。故以其所有責人。雖簞食豆羹。有時而不遇。以其人責人。雖十金之獲。蓋未爲過也。士之望于公卿大夫之門。何以異此。夫公卿大夫。其勢足以進天下之士也。天下之士。奔走于公卿大夫之門。孰不望其進哉。肅拜以爲恭。飾詞以爲文。而常歎于不遇。是何也。亦徒以其所有責之。而不知以其人責之也。夫其勢足以進天下之士者。公卿大夫之所有也。于是而不顧焉。是亦其人之不好施云爾。春秋之法。常責備于賢者。夫賢者然後可以責其備。如其不賢也。聖人蓋未嘗書之。而況于求其備哉。某不佞。竊誦此久矣。故其學也。內以存其心。外以周其身。而不敢自鬻于人。其仕也。上以養其親。下以盡其能。而不敢妄悅于人。行年四十。而自安于州縣。未嘗以希尺寸之進。今也。主上躬聽斷。起二三君子于閒廢之中。布之中外。以圖天下之務。意者風俗將遂稍變。此士之可以自奮。而託于公卿大夫之時也。然而貴者在朝廷。遠者在方面。不可遽見。而聲名卓然。有千金之儲。而不吝于施者。閣下其人哉。恭惟閣下文學行義。著在朝野。暫爲九卿。以司戎馬之賦。是固未足以究平昔之蘊。然動心忍性。捨窮海之濱。而立于近甸之地。其于天下之士。宜有以留意焉。某是

以忘其固陋。誦其所聞。以下于閣下。不知閣下將何以予之也。干冒臺嚴。悚惕俟命。不宜。某惶恐再拜。

謝張魏公書

某愚賤無似。比承少傅相公入覲。幸獲趨拜。屢舄之光。不量固陋。妄以狂瞽之言。干瀆嚴聽。豈謂未賜誅責。特枉書教。慰藉甚厚。仰緬撝抑下情。豈勝悚惕。重惟國家安危之寄。元勳舊德。無出相公之右。主上躬不世之姿。志清中原。一時身任大事。爲中外所仰。四夷所畏。亦孰踰相公者。士挾區區一班之見。豈真足以助經綸之素哉。惟其相公功名遂之切。是以各務進其所有。以爲門下獻。而忘其愆焉。而相公又不自居其宏遠高大而納之。則天下之善。將舉爲相公用矣。何往而不濟。昔楊修丁敬禮作文。〔案〕丁敬禮作文云云。見文選曹植與楊修書。今此云楊修丁敬禮作文。疑楊修二字上有脫誤。好使他人潤飾。改定曰。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恭惟相公功業之就。將自有之矣。後世誰知助相公以言者。而不開微賤無拒之之意。盛德偉度。是以出此。故某撫衷自幸。而姑述以謝萬分。

答吳僂書

某頓首再拜。知縣學士足下。舊聞雅譽。未有一見之幸。每用悵然。人至。沐惠書。副以盛文。展玩披味。不能釋手。比辰祁寒。伏審撫字之餘。尊候萬福。薦賢之道廢久矣。某何足以預此。屬在其職。竊欲庶幾焉。昨者陛辭。亦嘗極論此弊。上意是之。故到官以來。雖有持鉅公要人之書。以取必者。未始敢輒與。俟有見焉。非有見者。拒而謝之。十七八年。沉于百姓之長。朝廷所命。以考其治狀者。曷敢易哉。上以欺其君。下以欺其

心誠不忍爾。足下爲邑。得于衆多之論。因不自已。敢以名聞。初不在于識不識也。顧何能爲足下重。近者李溧水之政。嘗一再薦之。又合諸君子之力。然後有濟。夫薦之濟否。又不當爲足下道。某盡其職而已。足下益善其政可也。乃辱貽牋爲謝。禮意與辭。皆過其宜。甚非所望。亦非所當得者也。雖然。向見足下學校。閒舉進士之文。演迤紆餘。旣臻其奧。茲辱貺以盛製。傑然議論。有古作者之風。馳騁步驟。如千里馬昂昂。歷塊未見其止。然後知賢者所長。無施不可。足下所謂三變其學者。願少留意。而無泥于文章。求聖賢之蘊。而期進于道德。則將又變而無疑矣。古之爲政者。觀一時之宜。舉前人之偏。救未來之弊。使適其平。而不顧于流俗之議。然後可以有立。自一邑而上爲一州。自一州而上達之天下。曾不外是。足下旣欲成一邑之治。而小人之侮。非意之謗。當有能辨之者。抑又奚卹。而來書切切。尙以爲言。亦所未喻也。無由面晤。臨紙遙企。冀爲遠業。倍萬愛重。匆匆布復。不宜。

上處守施察院書

某聞之。藝莫貴乎士。而餘民不能及也。然餘民之業。莫不得售。而士之業。反有不得售者。今夫農朝而耕。暮而耘。以播殖五穀。一旦負五穀以適市。則市賈爭趨焉。而世之人且曰。此天下之良農也。今夫工。執技巧以事上。賈列其貨于肆。而人見其器用之精。珠珍之富。則亦曰。此天下之良工也。良賈也。其術益夸。而人益貴。天下莫不以其名歸之。惟士則不然。六藝之文。無不習也。百家之說。無不講也。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窮也。古今治亂之原。無不通也。藏之惟恐其不深。養之惟恐其不固。苟暴于外。曰。我能工是道也。我能

明是說也。天下之人非特笑之，又從而賤之。且以爲終無有矣。夫以農商百工而得良名，以士而得賤名，故爲士者或老死而不遇，則亦號于世曰：人不我知則貴矣。人不知亦驚驚，農商百工守其業，士守其道，固自有輕重。後世之士不知守道之爲務，反自賤而輕用之。此所以益見薄于世也。雖然，古之君子豈不欲用于世哉？孔子、孟子歷聘諸侯，轍環天下，至于不得逞而後已。蓋上之于道，其用也從而見諸言事，非可豫定也。而發于言者有所不可隱，當其可與言而不言，君子以爲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君子以爲狂。何者？以顏氏之如愚，非仲尼莫能識。至醜明之不言，雖叔向幾亦失之也。某北方之鄙人，少習于書，顧其不才，方爲縣之小吏，以從事于簿書米鹽之間，而幸閣下來守是邦，其于分際之相遠，名實之未加，固不可輕進其說，以貽賤士之譏。而石林葉公辱道其姓名于閣下，意閣下亦欲聞其言，而察其爲人，然不敢以請。姑道其志，恭惟閣下以通亮特達之資，濟博厚高明之學，嘗爲天子耳目，以觀聽四方之事，地方千里，而爲之侯伯，可以禁奸暴而安百姓，退不肖而舉賢能，而某者猥先衆人，以卜于閣下，于是不可不言，閣下其亮之，不宣。

上葉運使書

運使直閣郎中閣下，論世之治亂，孰不曰人材。論人材之所以爲治亂，孰不曰賢不肖。夫以一賢者與一不肖者在上，茲固未足以爲治亂也。惟其一賢者在上，而衆賢者將由是以進，一不肖者在上，而衆不肖者亦由是以進。賢者衆，則天下之事斯日以舉，不肖者衆，則天下之事斯日以廢。此其所以爲治亂之極。

歟。雖然天下之事。所以不舉者。此固不肖者之罪也。而賢者預有責焉。夫既已號爲賢矣。而天下之事。顧有不舉者哉。是有二說焉。本肖者之弊。在于不能爲。而賢者之弊。在于不敢爲也。夫不能爲者。是其智不足。而力不任也。不敢爲者。非其智不足。而力不能。時有以禁之。勢有以奪之而已。天下之事。不患不肖者之不能爲。而患莫大于賢者之不敢爲。昔者西漢盛時。汲長孺至以矯節而發淮南之倉。及其後也。諸葛豐以司隸而返去其節。以二事而校之。豈不繫于敢爲與不敢爲之時哉。國家比年以來。天下之吏。大而在朝廷。小而在郡縣。諂諛相師。儉懦相承。號爲不肖者。蓋已不勝其衆。而其間所謂賢者。縮手畏避。亦近于不敢爲矣。今也。主上舉權綱而大振之。網羅天下之賢者。思盡付以天下之事。不啻如退阿進卽墨也。然而不能爲者。固無足以議此。而能爲者。顧亦何所畏避而不爲哉。要須有人焉。而爲之倡。然後天下風俗可以少變。而趨于大治。竊嘗反覆而思之。其舉而倡之。莫如閣下。夫以過情之語。而妄說于人。其亦不忍爲也。蓋去年冬。主上始新政事。驛而召者十人。閣下實在其中。曾未數月。自博士而爲郎。自郎而賜對。遂寵以延閣之名。而付以一路之事。書名御屏。賜以鞍馬。禮遇之數。皆近世所無有。是主上之待閣下。將有不_レ止此者矣。以主上之待閣下。將有不_レ止此。則試于外也。豈不亦觀閣下所爲。而將有以付與之歟。不識閣下何以爲也。以他人之材。固有不能爲者。閣下自少年以直亮聞于當世。而志氣日以宏。聲名日以大。苟從而見諸事業。是猶騫八駿于九軌之道。縱橫馳騁。無不如意。信非不能爲也。閣下又素負敢爲之名。而遇可爲之時。八州數十縣之衆。亦不爲少。貨財之虛贏。獄訟之緩急。奔走之吏。引其廉能而罷其貪。

儒與夫國家之利病。民人之休戚。問之使者。所不敢爲者。豈無可爲者哉。某嘗怪世之士大夫。類知以其職之爲職。而不知其職之所以爲職。夫以其職之爲職。是猶富人之營其家。苟以利于我者。爲足以富而已。知其所以爲職。是猶廉吏之營其家。得一物焉。必究其所從來。不徒欲富而已也。夫所謂部使者。按籍而督州縣之賦。執筆以奉朝廷之命。限歲以舉小大之吏。是不可謂有爲也。州縣之賦。敢究其所常得乎。朝廷之命。敢論其可從與否乎。小大之吏。歲舉之外。敢有所論薦乎。是猶可得而名言也。至其不可得而名言者。則又在所設施耳。以一道而推之。雖至于天下可也。某北方之鄙人。仕爲郡之小吏。願其平生。頗知自守。未嘗以進取爲事。非有左右爲之先。非有權貴爲之援。特以慕下風而仰盛德。以求見于閣下。乃刺口而論天下之事。此在古人。則爲言深。然主上以特達而知閣下。意閣下之待天下之士。亦當以此。是以自恃而不疑。恭惟閣下少霽其威嚴。而幸聽其猖狂之論。上以副主上之所期。下以爲天下士夫之倡。則某者。儻受知于門下。爲不忝矣。不宣。某惶恐再拜。

上信守周侍郎書

君子之學。必其內有所主。然後外有所不惑。然世之君子。每切切然以得位爲足。以行其道。及其末也。則歉然以爲道將不行。而不知不行者。不害其爲道。古之聖賢。其未得位也。則養其所謂道。其既得位也。則行其所謂道。苟位不可居也。則亦全其所謂道。是故投之富貴而不驚。屈于貧賤而不恥。凡吾之所以出處進退者。無非以道爲準的焉。以一身而論之。則有窮達之殊。以道而觀之。蓋未始有二。吾知爲道而已。

至此而不能惑者。惟其學之內有所主也。昔者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孟子皆以爲聖人。其清與任。世固以爲不可跂及。至于所謂和者。遂以爲將無所往而不合。蓋世俗之所謂和也。及觀士師之三黜。與孟子之所言。然後知聖人之和。與世俗異。何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此聖人之所謂和也。夫聖人之所謂和者。進必以其道也。使不以其道。是安能不怨而不憫哉。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又曰。不以三公易其介。則和之中。又有直焉。而天下之論。遽以爲無所往而不合者。則亦昧于聖人之道。則有以倖爲直者。及其困也。于道不能無枉。有以矯爲直者。及其過也。于道不能無悖。惟聖人寓其直于和之中。故雖縱橫萬變。必至于道而後已。雖有鈇鉞之怒。不能威。雖有軒裳之利。不能誘。何者。內有所主故也。某不佞。學于聖人之門。有志于此久矣。少之時。聞閣下之名。常有願見之心。不意今者獲在幕府。是以敢冒昧而自進其所言。然竊觀閣下之在朝廷。自中祕而爲御史。自御史而司言動。真以道事君者。退自吳門。優游里社。若無意于當世。屬者天子感悟。驛召舊人。閣下始以連帥之重。留爲春官。以總成均之政。意閣下之道。將自此而得行之。然而坐席未煖。出守于外。質諸道路。閣下議論之際。又有所不容者。士之聞閣下之風。意其特立獨行。以傲睨天下之士。言不可得而交。貌不可得而接也。今也獲拜于庭。以望見盛德之容。寬然其不矜。退然其不吝。凡小吏之所以事大官者。至忘其所畏焉。然後知閣下其和而直者也。內有所主者也。深得聖人之道者也。故某願三沐而受教焉。

南澗甲乙稿卷十三

書

上建康帥張尙書書

某讀詩。至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未嘗不歎千古人之難遇。又讀詩。至于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然後知老成之亦足以爲古人也。蓋士方窮時。莫不有志于天下之事。惟其求之當世。而無以告語。由是必思于古之人。苟或當世。而有以告語也。則又何思于古之人哉。然學者之弊。常在于好古而不識其實。則以爲古之事。不可行于今。而今之人。不能盡如古。規規然守其說。以取高于世俗。是皆近于古。而不切于用者也。何也。且上此。而百世可以爲古矣。下此。而百世豈不又以吾爲古哉。彼其說曰。吾有取于古之人耳。古之人。有堯舜焉。有桀紂焉。不獨有孔子。而有盜跖焉。則又可概取乎。惟其取于能獲我心。則可謂云爾矣。某之始學也。固亦未免斯弊也。得一言而信之。以爲可行也。行之而窒焉。則慨然以爲無復古人之事矣。及其旣長也。以爲古人旣不可見。得見老成者。斯足矣。顧其飢寒憔悴。猶以上世之澤。齒一命于州縣。然某之仕也。始亦未嘗求人之知。而待其自知焉。然而知之者無幾也。故屢厄于銓選之法。每更一官。則一試于吏部。蓋人獨試于始仕。而某獨三焉。世莫不笑其迂也。某之意。蓋有所不得已也。竊嘗深念。聞閣下

之風而足跡不至于門牆。姓名未通于典謁。閣下過聽千里而召之。意者將以察其貌而聞其言也。夫以一命之賤。而見于天子之從臣。郡佐之卑。而謁于連帥之大府。其上下有等衰。其禮貌有輕重。是固未可以傾蓋而談。更僕而語也。閣下雖欲其言。何自而聞之。不然。某試誦其所欲言者。而閣下試聽之。可乎。今天下之事。某不知其緩急先後也。十數年來。用事者所以藉口而謝天下。不過息兵二字而已。自息兵之外。政事日以不修。風俗日以大壞。譬猶人之病醉。昏昏擾擾。肢體與向者同。而舉措與向者異。固不可指言其狀。天下之人。蓋疾視而不敢言。心語而不敢議也。屬者主上翻然感悟。黜陟善惡。區別邪正。將以大新庶政之原。雖三尺童子。蓋亦開口吐氣。以望天下之治。今既數月矣。聖意焦然于上。羣議紛然于下。設施之事。若未有統者。何哉。誠不知中外誰可以任此者也。夫必欲以一人之言。而更一事。以一事而下一令。此不亦失之太繁。而議之太過。爲之要者。莫若先變天下之風俗。夫天下之風俗。皆起于士大夫。智者陳其謀。能者趨其事。而人君與大臣總其成。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風俗旣振。則天下之事。皆可以敍而施行。欲兵而兵。欲農而農。欲富而富。欲強而強。如人之元氣旣充。則外邪皆去。百骸九竅。怡然順適。而無不可者。今也。賢士大夫。猶復相與退避畏縮。以爲吾未至于其任。不當以先慮其事。且古君子。君有問焉。其應如響。及其得位而行。無不如志。是豈不先慮而獲哉。雖孔子、孟子。歷聘諸侯。問政焉。告之政。問仁焉。告之仁。莫不盡其宜。而適其當。謂其不先慮。吾不信也。恭惟閣下。聲名著于華夷。風采見于事業。隱然德望。向之所謂古人。今之所謂老成者也。宜起而任此久矣。意者規模素定于胸中。將亦兼收天下之人。

物以資異日之用。而某者不自知其淺陋。猥敍其平生。以冒昧于萬一之遇。夫持方寸之木。于大匠之門。雖固不少。此亦不可爲無用。惟閣下其亮焉。所爲文雖多。不能盡獻。往嘗著三國論。頗有意見。閣下觀之。以爲何如。不宣。

上張同知書

某聞之。君子出而應世。用其規模取舍。必有素定于胸。而人君之信賢。莫大于進用之始。蓋規模取舍。不
有素定。則動爲世之所移。進用之始。不竭底蘊。以告于上。則後日不爲人君之所尊信。孟子之見梁王。守
仁義之說。而不易也。雖不用。其道益尊。商鞅之見孝公。每下其說。以取合焉。宜其有不終之禍矣。士生于
世。其以孟子爲法。而鞅爲戒哉。此在賢者所以欲觀其進用之始也。洪惟聖天子踐阼。舉朝之臣。不足以
膺注想之重。而必以徵閣下爲先。手札而召。親降色詞。而問閣下所言。其盡之也。士復何憾。萬有一焉。思
慮之所不及。則天下之望。何自而釋哉。自權臣之死。太上皇帝更燉萬化。旣七八年矣。主上紹隆大統。憂
勤匪懈。又數月矣。揀天下之弊。孰不曰人材。聞一善則舉之。見一賢則招之。百執事之位。至無虛焉。而天
下之弊。終以不去。何哉。有人材之名。無實用也。孟子有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夫國之空虛。非無仁賢也。
有而不能信。是亦空虛爾矣。今之人材。有不得其言者矣。有不得其職者矣。有不得其地者矣。徒欲人人
聚之本朝。以爲觀美。譬之作室者。聞天下之有良材。不惜千金而市。然猶露宿于野。疾病者。開四方之有
良藥。不憚千里而求。然猶伏枕而臥。曾不知所以用之也。故大匠之用材。不踰丈引。而足以支大廈。良醫

之用藥不越銖兩而足以已奇疾。自古人材非天降地出。特在用不用之間。不可不察也。夫一人之智。不若衆人之智。一人之力。不若衆人之力也。今諉事于人。以一人爲不足。豈若合衆智以圖之。合衆力以舉之哉。合衆人者。非一人往。使一人窺之。又使一人待之也。合衆多之論定其常。而使一人行焉。則無不濟矣。日者。閣下勸主上以諏訪天下之事。固求治之要也。然天下之事。有先後。患在門庭。則先治門庭。患在腹心。則先治腹心。今日之患。外患也。外患既急。要先治之于門庭。而閣下特欲付之將帥而不問。此某之所未諭也。蓋某嘗指靖康而論矣。當時更革號令。無非朝廷美事。惟禦敵之策。未能稱是。不過大臣將兵以救河東。堅守京城。以待四方勤王之師而已。向使大臣果能用兵如周喻、陸遜。四方勤王之師。果可倚重如李郭。蓋未害也。徒有其名。而不知其不可用。豈不上誤社稷。而下誤生靈哉。今固未至此。然去歲敵使輿慢侮之言。議者皆曰可戰矣。非天相我。則幾至阽危。而戰卒不勝。逆亮既殞。兩淮凋瘵已甚。邇來先我致好議者。皆曰可和矣。使者一往而被辱。再行而不受。而和卒不成。自和戰之未遂也。議者則曰可守矣。若又如和戰之謬。豈不大可慮耶。夫戰則當有其備。和則當有其謀。守則當有其地。非可倥然妄動。以僥倖于萬一也。戰既無備。而和既無謀矣。則所守果何地哉。以驕將御惰兵。而一二書生角無用之談者。半歲往來。而不決兩淮之間。未見其有控扼者也。夫敵之強弱存亡。蓋不必問。苟有以自固吾圉。要當法擇將帥。簡練兵馬。度要害之地。高城深池。而必守焉。見利勿動。見疑勿驚。而彼能越吾地爲盜者。人信也。日夜以圖之。假以數年。吾之事力既振。何往而不利。然縣官所少。又不過曰財。夫財非所慮也。朝廷能

一戰而復中原。雖仕者罷俸。耕者輟食。其誰敢怨。惟其有無用之蠹。但見其不足也。今每事不欲撙節。而止務財賦之增。儒士齷齪。任用不快。必使豪健之吏。馳騁四出。以網羅利源。就令得人如王鉷。楊慎於。裴延齡數輩。當時非不號能。自今觀之。有益唐室哉。近者已用一二小臣。措置酒坊于外。不識主上何自而知其人也。此弊一開。異時百官有司。皆可自他塗出矣。上之宰相執政。次則侍從之臣。臺諫一有論列。無不罷斥。內侍之微。武臣之賤。閱月踰時。章四五上而僅免焉。不識誰爲主上謀之也。廟堂之賢。安可謙遜。退托而不任此。方主上富于春秋。踐阼未淹月。舉措一不得宜。無正之者。則習熟而行。後將有難正者矣。閣下勿謂本等之位有常職。而不可言也。天下之士。望閣下者。以彼不以此。主上之待閣下。亦異于他人矣。閣下而不言。誰當言者。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正閣下之事也。聞之故老。建中靖國初。起范忠宣公于穎。忠宣已自病。不能視物。慨然欲行。其親戚子弟固邀止之。至肩輿僞遊于園。以爲在道路。忠宣悟而歎曰。宰相吾爲之矣。夫復何求。爾輩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上新卽位。欲訪治道。以吾老臣言可信也。使吾得見主上。而一言勝于他人之百言矣。忠宣之論。正閣下今日比也。詩不云乎。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蓋山甫之補衰。在于能舉其德。而人之愛山甫。在于圖德而莫助。閣下今山甫也。凡某之言。閣下或以爲然。則固某之幸。以爲不然。其委而置之。無俾某有好名之譏。不宣。

上賀參政書

某愚不佞。荷知遇爲甚異。屬者弟兄皆辱論薦。內顧何人。可當厚意。竊聞使事之還。旣以累月。不敢以寒暄無益之間。上勤省覽。誠不知閣下所使何事。然自故歲天下藉口。頗以敵人爲慮。朝廷施設。較之往日。亦似稍爲之備者。疏逖小官。不常預聞廟堂之論。獨念旣齒一命。以從宦于州縣。且又世受國恩。宜與社稷共休戚。方時安平。固未享富貴之利。而患難或生。則亦均受其害者。私憂過計。懷不自己。輒極愚意。以陳于左右。或者所以報盛德也。蓋國家越在東南。垂四十年矣。自講和之議興。敵之結好。又二十年矣。其果以和好爲萬世策耶。抑亦計不獲已。姑欲自治而款之也。以爲萬世策。則自古無倚外敵而可以立國者。如欲自治而款之。則二十年之間。不爲不久。何尙未有發也。昔越嘗屈已而事吳矣。故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已而勾賤之報。吳果不出二十年之外。越小國也。其壤地直今會稽數郡。故生聚教訓。必待于二十年而後。可以我之大。二十年之久。曾不知所以報敵者。得不愧于越歟。議者徒知歸咎秦檜。今檜死。遂五年矣。國勢之強弱。視前日爲幾何。夫講和之議。未大失也。敵雖吾讎。然一旦許我以還母后。復梓宮。休甲兵。而謂之和。亦何說以拒之。其所失者。歲入之幣。始不常甚厚。以坐困吾民爾。何也。祖宗以全盛之時。幅幘之大。其餽敵者。未如今日之數。且前不與我和。而後與我和者。是亦畏我之盛。將以圖己也。彼旣有畏我之心矣。盍亦少忍。以持其事。雖薄其幣。和議安有不成哉。然事已往矣。天下之事。有未往者。不識朝廷何以待之也。如聞敵人遇吾使命之至。必耀其兵甲。陳其車騎。以自示其強盛。且大治東都宮室。浚汴渠。力役並興。未知信否。夫冒頓之遇漢。惟匿其精兵。見其羸弱。使中國無所畏。

忌。故高帝有白登之敗。今敵乃自示其強盛。蓋亦無能爲者矣。阿房之工未休。閭左之戍繼起。足以致勝。廣之盜。而秦遂以亡。敵之大治宮室。力役並興。蓋已不勝其擾。天意人事。于此極矣。得無乘隙而奮者。是特遲速之閒爾。雖可爲朝廷賀。亦可以爲憂也。可爲賀者。敵于此有敗亡之漸。可爲憂者。大盜崛起于中原。則有倍費驅除者。聞諸道路。去歲使人之來。其禮稍有不。至。夫亦何恃而敢然。其所需乞。又非外廷所可知者。使其果遂都汴。自汴而下。順流鼓楫。不數日可抵泗口。則淮南其可不慮耶。又汴京四通五達。本非定都之地。祖宗時。徒以東南之粟。便于轉漕。歲運八百萬斛。然後汴京可得而都。今其來也。勢亦無所得食。萬一欲以歲幣少易東南之粟。不識朝廷又何以待之也。夫天下有大勢。有定理。所謂定理者。曲直順逆是也。所謂大勢者。當自其時而論之也。今天下之定理。我爲甚直。亦爲甚順。固不必深議。至于大勢。竊嘗借三國爲喻也。三國之時。吳蜀皆欲取魏。然魏卒不可取者。以蜀不能有吳。吳不能有蜀。爾後吳蜀交通。而魏以爲病。今敵據有中原。勢猶魏也。北盡江淮。南盡嶺海。西控三巴。而接漢沔。則吳蜀之勢。吾旣兼之矣。反不能以取魏何也。關羽下襄陽。魏人幾欲移都。今襄陽蓋吾有也。劉備得漢中。曹操始不能與之抗。其後由之出師。而關輔至于響震。今漢中蓋吾有也。荊州之地。魏得之足以制吳蜀。吳蜀得之足以抗魏。今荊州蓋吾有也。夫理與勢。吾皆有之。則亦何懼于彼。而甘爲之下。所未可爲者。當謹俟其機。爾曩者敵與我三京。陝右。而遽以敗盟。此一機也。順昌之捷。合諸將之力。可以取汴。遽復退師。關中之大。隨得而隨失。不能據有一縣。猶之可也。厥後敵復弒立。其一二官長。狼顧麕駭。未有歸附。中原之民。引領南望。

此又一機也。是時興十萬師。下一紙詔。勢必瓦解風靡。雖未能長驅幽薊。近可以得京洛。下不失削其歲幣。俟其請命。而與之正君臣之分。然大臣方以養痾而罷謀。宿將方以估貴而苟安。返以遺敵人之資。得不爲之拊膺頓足。流涕而太息哉。故願朝廷亟爲自治。以俟其機。非欲無機而妄動也。自治不過三策。一曰人。二曰兵。三曰財。某請先論人之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古今不易之論也。在上則得其財而用之。在下則得其心而用之。皆人也。數年以來。招置人材。不爲不廣。布之中外。不爲不多矣。而庶事未至振舉。風俗未以大變。士風猶爲闕然者。此豈無說然也。昔姚崇敍次郎吏。而明皇不答。德宗親擇畿令。而柳渾不賀。蓋人君所擇者輔相。輔相所擇者百執事之人。此各有其職。今也人人而薦之。主上使必親見而後用。此殆諸公懲前日權臣專恣之過。遠嫌疑之爲也。欲以盡人材。而懼其未也。人君之必自用者。惟將與相爾。否則有將相之材而未試者。爾當親見而識之。至于一介之士。實之列位。豈必人君之盡識歟。且文臣以是可矣。近者所任武臣。有遂轉一官。遷一職者。俟其終更。而審察者。此復何耶。苟以爲軍帥多非其人。是不待一日而易之也。如皆其人矣。姑欲收遺材以備緩急。則籍于密院。以次任之足矣。安有未見其功。而予之官職乎。予之官職。而置于閒地乎。徒爲是虛名美觀也。至于人心。則尤不可不收者。急于財。則民怨。吝于財。則軍怨。軍怨者禍速而易見。民怨者禍遠而難知。事雖不可概舉。然人心之所悅者。公所服者。平所慕者。信推是三者而行之。則人心得矣。其次請論兵之利害。夫師克在和。不在衆。用兵鬪智。不鬪力。非必援引古今而後見也。國家儷乎漢唐。實以養兵爲大蠹。自渡江以來。西北之兵。萃于東南。則其蠹

尤甚。今西北之兵既已老矣。近所召募。無非東南之人。與西北士卒之子弟。而猶用西北軍額以填之。是務多不務精也。昔者嘗怪謝幼度之破苻堅。是時江左爲晉已五十餘年。實用東南之兵。以卻大敵。陳慶之送元顥。是時下晉又已百有餘歲。以兵七千。轉戰魏地。破其四十萬衆。無與抗者。豈東南之兵果不可用耶。顧將之何如耳。且又有甚弊焉。西北軍額。皆繫于殿前衣糧之外。日有食錢。諸路將兵。則衣糧而已。以諸路言之。江西非無禁兵也。而駐殿前一軍于章貢。福建非無禁兵也。而駐一軍于漳泉。二廣非無禁兵也。而駐一軍于潮梅。皆以彈壓盜賊爲名。是逐路禁兵爲不足用矣。則逐路禁兵。雖闕之可也。猶復促募不已。而外復有彈壓之軍。向者禁兵與廂軍爲二。今又爲三焉。縣官安得不匱哉。殿前之軍。給以經總制上供等錢。逐路禁兵。給以州縣之常賦。然殿前軍所募人。與逐路禁兵何異。而所給過倍。爲之計者。莫若遣殿前軍有闕。選于諸州禁兵而用之。循祖宗出軍舊制。更番迭戍于彈壓之所。加其糧給。用以激勸。而以逐路彈壓之軍。埋爲逐路禁兵所缺之額。取其費以充。則經制上供之財亦可省矣。此養兵之利也。西北之士雖老。近稍汰而出之。方州小者百許人。大者幾二百人。彼雖得釋軍伍之勞。而反有道路流離之苦。州郡驟添使臣數百人。夫亦何用。且俸給有不可以時辦者。此輩誠筋力不逮。然亦習熟戎事。經歷艱險。豈無可用之才。今近自江東淮甸。遠自荆湖襄漢。皆有曠土。與其募民力田。曷若用所汰之士。給其糧具牛種而耕之。一歲之外。使得食其所入。積聚其衆。略倣陝西城寨之法。閱習控禦。以爲屯田。因擇其強幹有勞者。用爲巡檢。而命帥司州將督之。不猶愈於不釐務指使之科而坐食哉。此汰兵之利也。朝

廷往歲嘗以兵權付於一二大將。收之御前。號爲都統制。固遠慮也。然御前都統制者。其名也。其自爲一軍。猶自若也。嘗觀祖宗所任邊帥之效矣。河朔關陝十數大鎮。無非宿兵之地。帥則皆用大臣。下亦兩制。其將兵之官。不過於副總管與鈐轄都監正副將而已。其後慶歷熙寧。用兵亦命文臣。爲宣撫。故二百年閒。將帥無握兵之患。今諸路帥司。所將者州兵。而大兵所駐。則惟都統制馭之。陪都之重。莫如建康。留守之臣。而都統制蓋與之分庭抗禮。他州在所不論也。近日沿淮上下。閒用武臣。得爲安撫。雖欲潛師爲備。廟堂得不深思耶。至於蜀道之遠。與夫輦轂之近。又有久任而不易者。則非某所敢議也。下此有財之說。天下莫不以財爲急。而某獨以爲後者。夫財之在民。與在國。實無以異。後世培植之論興。始以歸之公上。爲富國之術。今朝廷用度亦窘矣。誠使百姓充實。一旦有大費。雖細民餅鬻囊褚之物。斂而用之。其誰敢不從。然不知大費之後。足以奠枕耶。民亦願輸而不憚。如其未也。安可窮民而自利哉。且財貨之目。異于承平時。固已不可勝數。常賦之外。有總制。總制之外。有經制。經制之外。有和糴。有折帛。有月椿。算丁于僧道。鬻爵于富民。買田于州縣。所未賣者度牒。未收者職租而已。勛革羽毛。銀銅鹽鐵。名爲不得科斂。而使州縣自任其謗。以應上之須者。事亦不一。雖欲復取其又何加。朝廷旣知以節財爲務矣。乘輿之服御。宰執之賜予。官吏之廩稍。股損蓋未已也。然不知諸軍之僞券。其果皆去耶。置官總領。實未能覈其數。役使于道路。假借于親舊者。日紛如也。三衙之軍。當有定額。天子之都。白晝掠人于市。刺以爲軍。特欲克其數耳。緩急何所用之。此宜密院自招刺于承旨廳。以消其弊。且諸軍之糧給。皆係于總領。而所謂回易者。獨

不隸之何哉。前日蓋嘗罷之矣。未幾而又復之。今其言曰。吾軍衣糧之外。裝飾泛用。皆資于回易。故人人以爲不可罷。然主將假之以爲妄費者。戶知之也。罷之誠未盡善。蓋亦隸于總領官。而權其出納。殿司則專命版曹一官掌之。其弊將不勞而自去矣。僧道日益就少。則寺觀爲可併。勝子取其寬剩也。官吏日益就少。則祠祿爲可減。勝子斷其權攝也。餘則儀衛禮文。百司技藝。伶官走馬之費。又有宜省而不必盡備者。昔周宣王不藉于畝。漢光武未嘗具大駕。皆不失爲中興之盛。此蓋因時損益。享實利而不爲虛文者。朝廷今日患在好爲虛文。而不求實利。謂宜置官講議。而以次更革。不待一人之言。然後改一事。罷一條也。竊嘗深歎。朝廷政令或出。不爲四方之所尊信。未幾果亦變易。正坐輕用人言。未嘗深加講議故也。試以一二明之。遞鋪旣已統于州縣。提舉于監司。巡轄于使臣矣。而逐州復以指使。輪月掌之弓手。旣已職于縣尉矣。又以州兵官兼其將領。不知皆有益耶。如以尉爲文臣。不可倚仗。參用武臣。可也。巡鋪使臣爲不足用。擇道里遠處。增置其員。可也。何在一官之外。又使一官也。閩中近籍海船。且立賞格。裨土豪募及水手千人。則以承信郎命之。是糧食當自備也。私家雖富。無能日贍千人之理。不知朝廷將以此警海道耶。抑以禦大敵也。傳聞敵亦漸治舟船于山東。其意叵測。沿海之備。信不可緩。然海路從橫。惟藉風勢。一夕千里。若以兵鬪于舟楫之上。萬無決勝之道。或值風濤。安可會合。惟當聚兵要害。控扼其港口。輕舟往來。以爲巡邏。嚴其斥堠。堅其城壁。使敵至不敢越。旣越不可歸。乃謀之善者。某以爲此非土豪所募。水手能辦也。所募之人。以禦小寇。或可。禦大敵。誠非計也。且敵萬一用師海道。蓋亦掩我不備。直擣舟楫。以張

聲勢必不爭利于舟楫也。水手但知爭利于舟楫。遇其衝突。州縣安能捨舟楫而與之戰。徒有駕舟而遁爾。不知州縣孰爲守哉。凡此之類。皆望朝廷更議之也。雖然。閣下今者位實參預。必以爲上有二輔。次有右府。任不我專。故有不可盡言與不可盡爲者。然前輩如寇萊公、范文正公。皆以參預而行大政。當是之時。人主不疑。同列不忌。終于共濟國事。其後王安石、呂惠卿之爲參預。始以制置三司而侵宰相之權。惠卿復欲攘安石之位。故近者多以是爲嫌。夫如安石、惠卿之爲參預。則不可。如萊公文正之爲參預。則亦何所不可哉。側聞聖上恭己委任大臣。實無有閒。而諸公同寅協恭之效。道侔志合。非有前日專制忌克之風。閣下于此而云不可爲與不可言。非某所諭也。今日之事。如救焚拯溺。然一日不圖。則貽患日深。閣下幸而言之。與幸而爲之。而果不可也。則當引去山林。以全往年掛冠之美。無爲久孤賢士大夫之望而不決也。昔魯使樂正克爲政。而孟子以爲好善優于天下。衛之諸臣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某之庸陋。不敢自附于賢者。而明公之好善。實過于樂正。是以仰恃深眷。喋喋于茲。恭惟恕其狂妄。少加聽察。如有可取一二。冀施行之。非某之幸也。不宣。

與蔣丞相論淮甸築城別紙

某輒有愚見。恃相公方開公正之門。用敢贊諸左右。江東之于淮甸。蓋唇齒也。某之効官。旣踰年矣。江淮利害。亦頗講之。士大夫孰不欲朝廷增修邊備。日者諸郡往往自請築城。諸將且爲關隘之設。其說甚美。其費亦甚大。使費而有益。不問可也。然採之輿議。謂諸郡之所少者兵爾。非城也。今兵數未之益焉。地將

誰守之。建康都統司。不過五萬人。所守關隘。將十有餘處。每戍以三千。則僅足以分。三千果足以抗敵乎。敵衆而不分。常以大勢壓我。而我兵不如敵衆。復自分以弱其勢。利害蓋較然。欲緩急資于民兵者。恐尤不足以敵也。爲今之計。莫若益募州兵。以壯淮甸。俾足舊額。而移築城之費。以養之。兩淮得十萬人。則亦甚矣。至于關隘。非至要之地。姑俟他日可也。夫千金之家。其治生財利。亦有先後。苟力之未給。而每事欲舉焉。其自困必矣。不審鈞慮。以爲如何。伏以相公經理萬務。諒無遺策。而某懷仰知遇。不能自己。敢因修慶。布露其大略。干冒威嚴。愧恐無地。

與任信孺書

比窺報命。伏承執法殿中。不任忻快。久欲具一書爲賀。效世俗作牋牘。則懼涉不情。輒以幅紙。又似太簡。遲回至今。已而思之。不若以意之所欲言者。薦區區于左右。或遂少助。則其勝于尋常之禮萬萬也。蓋臺諫之風。不振久矣。至謂中書奉行臺諫風旨。十數年來。遂爲宰相私人。朋姦報怨。固無足論。自主上赫然更化。士皆親擢。其閒姓名著于中外者。亦不爲鮮。而某獨以爲不振者。誠見祖宗之時。臺諫論事者爲多。而彈擊者爲少。近世臺諫。彈擊者爲多。而論事者不特爲少。乃近于絕無也。夫論事者。將以裨時政之闕失也。彈擊者。將以去朝廷之姦邪也。今于時政之闕。漫不之省。而于姦邪。亦不能大有所去。姑取其失勢易逐者。虛張痛詆。以買直欺世。未見其爲能振也。蓋時政之闕。皆君相已行之事。言之常有拂意忤旨之患。不若彈擊臣下。可以倚撫細故。下及小吏。藉口而塞責。然使人君以爲時政真無闕。而朝廷真無大姦。

大佞。故臺諫之論止于如此。則其爲患可勝言哉。且人臣論諫。而惟患拂意忤旨云者。此吾之志不墜。理之不勝爾。非必激訐鬪怒然也。唐之善論諫。無如魏鄭公。次則陸宣公。以鄭公之遇太宗。宜其諫行言聽。而德宗之猜忌。猶于宣公無不從者。蓋二公之論。皆委曲至當。合于人情。而切于義理。人君雖欲拒之。無得而拒之也。以是觀之。人臣不知論諫之道。而特以畏避爲事。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包孝肅公在仁祖朝。最爲勁正。敢言。嘗取其奏議讀之。明白簡易。一無虛詞。其論事則曰。伏見某日。指揮某事。有不可行而已。其彈奏則曰。伏見某人。授某官。不堪此職而已。如人家立語于父兄之前。雍容閒暇。不爲緣飾。真可爲後世臺諫之法也。下此又有一弊。以爲論事失之苛細。欲俟其大者而後發。如陽道州之爲者。是殆不然。前輩譏道州。任諫官七年。都無所論。幸而及裴延齡之事而去。向使止五六年而遂遷。則是終無一言。此猶責道州之淺也。夫臺諫之爲職。要常朝夕納誨。以格君心之非。俾德宗預知延齡爲不可相。不待于既相而欲毀其麻也。既相而欲毀其麻。則是言無所益。故決去就以爲身名。不知七年之閒。所陳于人君之前者何事。所以開導啓迪者何說。說之不合。則宜去久矣。豈必在于相延齡一事哉。凡此者某之所欲言也。至于條具縷析。又非某所可言矣。不識執事以爲然乎。竊聞主上之擢執事。得于向時登對之初。而執事近爲裏行。復首論水災。以廣上德。自覲除目。輿望實爲愜然。恭以素學深厚。必有所處。敢幸志其遠者大者。而勿蹈近世之規。使如僕輩。不復能有所言。則臺諫之風。指其自執事振矣。

某叩首再拜啟。去冬既遣人修慰。卽過宣城。春盡還舍。始覩所報教。甚以浣釋。欲再奉一記。乃久無佳便。愧向實不可言。旬日前方領詹機宜。所附四月手墨。蓋滯滯如許也。且聞尊夫人已畢大事。以我之艱。知元晦辦集尤不易矣。仍審少留。荜次動止之詳。豈勝慨歎。比曰秋冷。孝履何如。某憂患寓居。號慕益遠。僅未死滅。無足念者。江左苦旱。早晚稻皆損。歲事殊可慮也。哀苦亡聊。杜門卻得理舊業。但殊無晤語之益耳。見教不必觀佛書。固然正以鄙性魯鈍。少年多寓僧寺。中歲復耽文詞。嘗出入其說。及粗窺聖學之門。若禪宗則久見其病。特欲窮佛之說所自。不敢便以他人之言爲據也。兩歲居喪。乃得取其經帙。大者觀之。料元晦高明。染指絕塵。不必如是之迂也。今亦盡止矣。其詳未易遽陳。要之吾聖人妙處在合。故一以貫之。釋氏之弊在分。爾餘不足論也。如何承諭。亦悟口耳之習。至幸。惜相距數舍。未由面請。爾嘗謂學者要須有得。始能自信。故易與中庸。大學中。皆語其得。孟子又發明自得之說。此猶默識。非口耳之所及矣。至于自信。則所謂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俟聖。無所疑惑。然後可也。向示胡子知言。有意乎窮理者。惜其著書之早。爾程氏遺書則極詳備。所謂不敢去取者。非所望于元晦也。愚意則以爲須去取。爾和靖先生。甚不欲人觀。止令讀易傳。故其所編極簡。且云觀此足矣。近見王德修秀才。從和靖于晚年者。則聞其說尤詳。蓋云所以令諸君只讀易傳者。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豈能盡記其意。有贈夏嬰數語。因以錄呈。試熟復之。貸金荷不外。某窮悴。止江東有少俸。連遣二女子。且置得數畝飯米。去歲了兩處葬事。今年又從人假借矣。他時稍有餘。尙當相助。亦已轉語趙德莊矣。渠爲地主。必能周旋也。因其

行得以布問。不覺縷縷向寒。更冀節哀。爲遺體愛重。不次。某叩首再拜。

又

便人奉此月三日手教。至慰馳向之情。秋氣日清。伏想尊候燕居萬福。某竊食亡補。不足貽記。蒙諭出處。荷不外前。日因書偶及之。恃久照也。此自不當與吾兄商最爾。兄旣久不出。則一出固宜。自審非若僕輩。平日汨汨仕塗。以爲貧者也。嶽祠則須自請。〔案〕朱子答韓尙書書。力辭薦召。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未云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故元吉云然。朝廷意雖未可知。亦不應便以嶽祠除下爾。至謂無用于世。非復士大夫流。不知元晦平日所學何事。願深致聖賢用心處。不應如此忿激。恐取怒于人也。與世推移。蓋自有道。要不失已。但人于道不熟。使覺處之費力耳。如何如何。偶來介不俟卽歸。因趙仲續行得以附此。自餘仲續當能言之。所冀若時爲器業倍萬珍厚。匆匆不宣。

答李塾書

七月日。某頓首。復書賢良李君足下。某昨與令外舅遊。聞足下雋才甚著。日者復幸尊公同制而升。得奉周旋。每以未見足下爲恨也。中都空穴。日力不暇給。雖欲從多聞之士。以講明道藝之蘊。如無繩而繫馬。敢意高誼不遺。跫然足音。乃臨于蔀室。寵以書教。述古今言之要。取士之略。知唐制不逮于漢。而本朝獨近于古者。粲然其文之華也。鏗然其韻之美也。淵然其中之宏。而渥然其外之澤也。夫制舉之缺。自元祐以迄今。聖天子蒐羅于四方。而足下昆弟。襃然爲首。以振眉山之舊。禮樂法度之源。兵農刑政之本。足

下講之熟矣。六經之說無不習。百家之言無不通。此猶未足道。竊嘗念之。中原困于兵革者。逾五十年。衣冠淪于塗炭。天子蓋不忍爲之屈。思得非常之材。以攄天下之憤。而復致周道之興。故鄉舉里選爲未足。而前史以爲制舉者。所以待非常之材也。上心慕焉。足下宜有以副此也。某之老懦。徒將拭目于斯。雖然。不敢忘也。旣勤厚意之辱。故輒上以爲謝。異時功名之來。足下徐舉武而收之。始可以爲今日賀也。不宣。某再拜。

答陳亮書

頓首。復書同甫上舍足下。比承過臨。遽甚未及款。然一奉餘論。亦足慰平昔願見之心。伏辱示教。審聞舍安穩。且蒙惠貺文卷。連日偶暇。方得盡讀。不翅如釋調飢也。足下學力旣博。筆力健甚。且于歐陽公文。獵其精華而咀之。宜其不蹈近世哇眈矣。至于攷究文中子之蘊。詆訶陳壽之未善。皆合至當之論。鄉閭銘誌序記。意皆不苟。然持此方駕于古。信無難也。況足下讜言宏議。又有蘊于胸中而未究者。某衰懦不進。何足以祇大惠。徒知感愧。藏棄而已。夫君子之待時。亦猶智者之用兵。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苟有以待之矣。其于世之用何必焉。惟不至于用。而卒無有也。則善矣。誠願足下益厚其有以俟之也。然偶有一事。欲資于左右。未知然否。比見宗忠簡公遺烈甚壯。而無狀之與傳之者。足下與其家子弟旣善。又爲之銘墓。若其乃祖在仁里。名德不可一二數。自靖康以來。名臣巨公。中亦不可一二數也。足下一爲紀述。何如。承許稍涼。至郡城甚幸。今歲一雨應期。遂當有秋。願疏謬于此。得無一二

可以警教者。亦願足下之不鄙我也。匆匆布謝。不能盡所欲言。尙幸恕照。不宣。

答汪尹書

某頓首。復書作霖教授學士足下。道之不傳久矣。天下之士。其號稱學者。孰不曰吾欲學夫道。然而世卒莫之許焉。豈道爲終不可傳哉。幸有許焉者。其不詭于聖人幾希。其言合而近者。復幾何哉。昔夫子之言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蓋以教于門弟子之本旨也。所謂志者。勿忘之。謂游者。則或出入焉。據不可失。依則不可離乎。自後世以文取士。雖日誦詩書之言。習禮樂之說。漫然不知以道爲何物。逮其無所得。則又反取佛老之書。與吾儒之相似者。緣飾求合。以爲必如是然後可也。嗚呼。其果可乎哉。今者足下貽書。首以志於道爲言。足下其知所本矣。抑好之而遂欲求之乎。顧僕何足以預此。雖然。自寓于仁者之里。聞足下力學該博。以取上第。意者亦厭于文詞之末。欲究夫道。則猶有可言者爾。足下所稱唐之韓公。本朝之歐陽公。二者固自以爲紹聖人之傳。足以詆訶近世者也。及韓公作原道。其欲推明聖人之心。亦力矣。至于以博愛爲仁。則亦淺于聖人之道也。夫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謂其端緒之始見者也。非仁止于此爾。不知顏子之克己者。果何事哉。歐陽公論性。則以爲性非學者所急。而六經不言性。不知窮理盡性者。果何事哉。二公者是猶溺于文詞而未究。況他人乎。足下或以爲然。試推而觀之。則亦見夫大原者矣。僕雖老鈍。猶將鞭策其後。繼此有進于左右。不識以爲然否。伏幸照察。不宣。

答史千書

某頓首。復書伯強隱君賢弟足下。曩聞從者嘗經上饒。不獲一見之幸。每以悵悵。小兒來自秋浦。竊知從長者遊。乃辱書滕之貶。辭義粲然。三復不能去手。既已至慰。蒼筤小亭。又蒙惠然題詠。增光林壑。以重老朽之幸。且拜近詩一軸。因歎足下才氣議論卓偉如此。湯諫序文盡之矣。猶蹠蹠塵埃間。理有未喻。造物者抑將大其蘊。而後發耶。來書所謂人才不可偏廢者。確乎至當。安得用材者。人人言此言哉。則天下事信無不舉矣。何由面布。憑紙耿耿。蜀道遼邈。西歸豈易。所寓尙可留否。更希與時消息。以樹遠業。區區不宣。

答林黃中別紙書

龍示春秋新解序文。得觀妙製。有以見考證之詳。恨未盡窺全編。以發蒙陋也。然左氏丘明之辨。近年惟葉石林之說最備。蓋以其下及三晉之時推之爾。愚意猶謂吾兄今既窮經旨之奧。若丘明是非。似不必深究。不然則是杜元凱。蘇子由之襲也。頃嘗語學者。古人廉于取名。如左氏文學如此。竟不知其名字。近世士夫。一詩一曲。纔佳句便欲揭榜四門。惟恐爲人所攘耳。

答祝允之書

某頓首。復書貴誠學正先輩足下。比辱過顧。承惠修書。指言道學之傳。欲趨于正。辭采爛然。已深慰幸。且示中庸發原一編。連日熟復。有以見用意之深。學問之力。猶不鄙于老儒而咨焉。感歎何已。上饒禮義之鄉也。能文之士接武。某今者寓居。遂爲里閭。每恨于斯道若未見切切者。敢謂得此于足下。不翅逃虛谷。

而聞登然之音也。幸甚。爲大夫中庸之書。子思受于曾子。而以孟子所傳于子思者合之。可信不誣。足下指其首篇百有九字。以爲要旨。實先儒之未及也。甚善甚美。學者能盡心于此。不患乎無得矣。然中庸之爲義。則猶體用云也。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以和者在人之喜怒哀樂。則發而中節。在天地萬物。則成位而生育。不若庸之盡爾。與易相表裏。易則始于天地。貫以人事。中庸則首以性命。終以天道。皆一揆也。前輩謂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卽中庸之義。但後世未之識耳。足下發其首篇之要。是也。至其餘二十九章。自性命之原。以及於君臣父子之際。天下國家之經。與夫知仁勇之德。禮樂之作。而復歸于上天之載。蓋有奧妙。而本末次序亦未可略焉。要當成己成物。則率性修道。施之于天下。皆吾之中庸也。仲尼之學。所以不同于異端者。正在合而不分爾。惟合而不分。此中庸之不可能也。若遂分焉。則猶異端矣。足下倘以爲然。願益廣其說而大之。知粹然皆出于篇首之旨。而不離于道。此正子思子所望于後世也。

答子雲示吳生三物銘別紙

養生固是一事。既有此身。何可不養。以受其正。若只要不死。便一邊去。不知或遇橫逆。而至于死。則何以處之。莊子所謂虎食其外。仲尼所謂夕死可矣。須理會過也。釋氏詆仙以爲守屍鬼。蓋謂待千萬歲而後死。校之凡人。則久長。責以聞道。猶隔一塵也。

釋氏只是說一悟門。故以山河大地六根四大皆爲前塵妄想。要人悟見本來面目爾。若便悟得固善。未

至于悟。則執持此說。所失反多。所謂癡人前說夢也。果用此說。佛從何來。然佛之說。卻自有救此處。故曰。一切權道。攝人爲善。華嚴經許多境界。臨了方咄。善財法性如是。摩詰經諸大弟子。自言不堪往彼間。疾足以知其權道。今人以其權者爲正。以其反說爲常。豈不哀哉。雖其徒號尊宿。明了者。錯亦多也。伊川以爲無一人。卻太過。

吾儒至孔子而後集大成。上古聖人。因時成務。猶各用一說也。以三易所起。三正所建。可見孔子直是不肯分開。故最爲難曉。以此養生。以此坐禪。以此治天下。要之。是分不開。可離非道也。莊子所謂盜亦有道。雖未知所擇。不可謂非道也。今于周易觀之。看自己合做甚事。卽爲隨時之義也。

子思孟子說。誠孔子猶不說。只說無妄。釋氏先說。妄故好聽也。蓋无妄卽誠也。則其妄者。皆不必說矣。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人與天一也。特位不同。而事有異。易地則皆然也。

吾儒所謂天者。理之自然而無二者也。欲人易曉。非穹然在上之物也。故曰天理。盡性知天。釋氏則以神明之尊者爲天。故于外別說曰佛。士大夫不能不惑。然其說有如來圓覺及無佛無我。則是也。三界外。塊然在上。果何謂耶。

道非只在氣精神也。氣與精神爲吾之內爾。天地萬物日用者皆是也。孟子有所謂浩然。子夏有所謂未始有氣者。則深矣。張葆光論易。乃以神道易三者言之。便自有差。今止以氣精神爲道。若此三物從何而生。守而養之。便以爲道。則膠柱矣。老子所謂恍惚者。謂其中有物有象。而不可名狀也。若著在恍惚。則釋

氏所謂弄精魂矣。然孔子亦不肯說恍惚中有物有象。只說太極。而曰見乃謂之象。此更不疑誤後學也。老子雖說無。亦不拘于無。釋氏雖說空。亦不拘于空。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則有無一也。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則色空一也。猶一陰一陽道矣。孔子更不肯說無與空者。恐人之習其說。入于澁沈無實。而遺治道也。後世之有玄虛寂滅之說。而不能治天下者。由二家之學有以啟之也。

人要用功。且以存心養性爲先。真積力久。則自見觸而長之。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日用之間。縱橫自在。益有可樂。若調氣以養生。收心以坐禪。亦不妨事。然既是士人。是須做士人事。便要絕粒飛昇。累劫入定。則是有貪求之心也。須要素富貴。素貧賤。素夷狄。素患難。皆無入而不自得。卽仙卽佛矣。

生乎由是。死乎由是。生死一理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若只要生不要死。是未知其說爾。知其說則死生俱不礙道。故釋氏以元無生滅動。人要須識其實。若但以生爲幻妄。死爲真實。又卻病也。